

廣弘明集

一



廣弘明集  
三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廣弘明集序

唐釋道宣撰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澆淳斯由情混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澆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遭佞辯所以教移震旦六百餘年獨夫震虐三被殘屏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為德母智實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則內傾八慢之惑覈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滓之沉淪識蒙邪正銓人天之法網是以內教經緯立法衣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羣英留心佛理構敘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討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辨駁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于秘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而心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方啟神襟若夫信解之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變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四惑而

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纏故得師心獨斷禍集其計向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逾光矣余博訪前敘廣綜弘明以為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魏政襲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既申佞倖斯及時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至人之適化也斯則滿願行三毒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開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轍今且據其行事決滯胥陵喻達蒙泉疎通性海至如冠謙之拒崔浩禍福皎然鄭藹之抗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略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彩卓然迥張物表嘗以餘景誠為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繫贊成紀顧惟直筆即而述之命帙題篇披圖藻

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  
曰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略隨  
條例銓目歷舉庶得呈諸未覩廣信釋紛擬人以偷  
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廣弘明集目錄

卷第一

歸正篇第一

序

釋道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佛為老師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未詳作者

後漢書郊祀志

吳主孫權論敘佛道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元魏孝明召釋道門人論前後

卷第二

釋老志

北齊魏收

述佛志

隋王劭

卷第三

遂古篇并序

梁江淹

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七錄序

梁阮孝緒

卷第四

敘梁武帝捨事道法

釋道宣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并敘 邵陵王綸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釋道宣

通極論并敘 隋釋彥琮

卷第五 辨惑篇第二 釋道宣

序二首 魏曹植

辨道論 晉孫盛

老聃非大聖論 孫盛

老子疑問反訊 沈約

均聖論 陶隱居

難均聖論 沈約

答陶華陽 沈約

卷第六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 釋道宣

卷第七 敘列代王臣滯惑解餘 釋道宣

卷第八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釋道宣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釋道安

二教論十二篇 釋道安

卷第九 笑道論凡三十六條并啓 周甄鸞

卷第十 敘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釋道宣

敘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釋道宣

敘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釋道宣

敘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釋道宣

卷第十一 箴傳奕上廢省佛僧表 釋道宣

對傳奕廢佛僧表并啓 釋法琳

卷第十二 決對傳奕廢佛僧事并表 釋明粲

卷第十三 辨正論并序 釋法琳

卷第十四 內德論 唐李師政

卷第十五 佛德篇第三 釋道宣

序 釋道宣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釋支遁

阿彌陀佛像讚 并序

文殊師利讚

彌勒讚

維摩詰讚

善思菩薩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閉首菩薩讚

不眴菩薩讚

善宿菩薩讚

善多菩薩讚

首立菩薩讚

月光童子讚

萬佛影銘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 并序

文殊像讚

文殊師利讚 并序

佛影銘 并序

佛讚

與謝侍中書

答范光祿書

和范光祿祇洹像讚 三首并序

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

維摩詰經中十譬讚八首

佛記序 并教啓

列塔像神瑞述 并序

牙像詔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上菩提樹頌啓 并教

菩提樹頌 并序

唱導文

禮佛唱導發願文

懺悔禮佛文

初夜文

卷第十六

奉阿育王寺錢啓

謝敕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謝敕參迎佛啓

答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謝敕資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梁武帝

沈約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王僧孺

王僧孺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梁簡文帝

謝敕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敕答

梁武帝

謝敕賚錢并白檀香克法會啓

梁簡文帝

謝敕賚柏刹柱并銅萬斤啓

千佛願文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與僧正教

與廣信侯書

與慧琰法師書二首

答湘東王書

寺刹佛塔諸銘頌九首

樓禪精舍銘

卷第十七

立舍利塔詔

隋高祖

舍利感應記

隋王劭

慶舍利感應表

并詔

隋安德王

等

卷第十八

法義篇第四

序

釋道宣

釋疑論

與遠法師書

晉戴安公

答戴處士書

釋慧遠

難釋疑論

周道祖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答戴處士書

周道祖

與戴處士書

釋慧遠

答遠法師書

戴安

報應問

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劉少府

與諸道人辨宗論

謝靈運

答綱琳二法師難

并書

答綱公難

答琳公難

問謝永嘉

宋王弘

答王衛軍問

并書

謝靈運

重答謝永嘉書

王弘

答王衛軍書

竺道生

與安成侯姚嵩義述佛書

後秦主姚興



通三世論法師

答後秦主姚興書

鳩摩羅什

通不住法住般若

後秦主姚興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通三世

通一切諸法空

謝後秦主姚興珠像表

姚嵩

上後秦主姚興佛義表

答安成侯姚嵩書

後秦主姚興

重上後秦主姚興表

重答安成侯姚嵩

姚嵩

析疑論

後秦主姚興

廣析疑論

唐釋慧淨

卷第十九

內典序

釋法琳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并頌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沈約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蕭子良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為竟陵王致書劉隱士

齊庾杲之

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等

答請御講啓敕

梁武帝

重請御講啓

簡文帝等

重答御講啓敕

梁武帝

又請御講啓

梁簡文帝

又答御講啓敕

梁武帝

謝上降為開講啓

梁簡文帝

奉請上開講啓

答請開講啓敕

梁武帝

重謝上降為開講啓

梁簡文帝

御講般若經序

梁陸雲

御講摩訶般若經序

梁蕭子顯

發般若經題論義

梁都講法彪

謝開講般若經啓

簡文帝

答謝開講般若啓敕

梁武帝

卷第二十

上大法頌表

并序

梁簡文帝

大法頌

上皇太子玄圃講頌啓

玄圃園講頌 并序

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梁昭明太子

爲亮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梁武帝

梁簡文帝法寶聯璧序

梁元帝

莊嚴旻法師成實論義疏序

梁簡文帝

內典碑銘集林序

梁元帝

禪林妙記前集序

唐釋玄奘

禪林妙記後集序

唐李儼

法苑珠林序

卷第二十一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梁昭明太子

上昭明太子啓

梁釋法雲

答雲法師書

梁昭明太子

謝敕賚水犀如意啓

解二諦義令旨 并問

答 并問

解法身義令旨 并問

答 并問

謝敕賚看講啓

謝敕參解講啓

謝敕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敕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答廣信侯書

梁簡文帝

與廣信侯書

答王心要書

梁蕭映

卷第二十二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六道相續作佛義

因緣義

形神論

神不滅論

難范禎神滅論

性法自然論 并序

陳釋真觀

因緣無性論 并序

朱世卿

比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寶臺經藏願文

隋湯帝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重請三藏聖教序啓

釋玄奘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

謝敕賚經序啓

釋玄奘

答謝齊經序啓敕

唐太宗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釋玄奘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與翻經大德等書

并偈

唐柳宣

答柳博士書

并頌

釋明濟

卷第二十三

僧行篇第五

序

釋道宣

道士支曇諦誄

晉丘道護

鳩摩羅什法師誄

後秦釋僧肇

武丘法綱法師誄

宋釋慧琳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謝靈運

曇龍法師誄

謝靈運

廬山慧遠法師誄

宋張暢

若耶山敬法師誄

南齊釋慧琳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唐裴子野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唐裴子野

廬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卷第二十四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以僧顯爲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立僧尼制詔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爲慧紀法師施帛設齋詔

述僧中食論

沈約

述僧設會論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弔道澄法師叾書

梁簡文帝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穎

答王曼穎書

弔震法師亾書

與震法師兄李敬拙書

弔僧正京法師亾書

東陽金華山栖志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酬戴先生書

弔延法師亾書

卷第二十五

福田論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出沙汰佛道詔

敘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切部表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敕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梁釋僧皎  
梁劉之遴

劉孝標

釋真觀

陳徐陵

周釋曇積

晉戴逵

釋慧命

隋薛道衡

隋釋彥琮

釋道宣

唐高祖

釋道宣

唐高宗

釋威秀等

釋道宣等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

停沙門拜君詔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上釋在道前表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先孟啓

上請不拜父母表

上拜親有損表

上親同君上不致拜表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卷第二十六

慈濟篇第六

序

究竟慈悲論

與何胤論止殺書

敘梁武斷殺絕宗廟犧牲事

并序

唐高宗

唐程主顒等

唐馮神德

釋道宣等

釋威秀等

釋靜邁等

釋崇拔

釋道宣

釋彥琮

釋道宣

沈約

周顒

釋道宣

戒殺訓

顏之推

斷酒肉文四首

梁武帝

敘梁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

釋道宣

卷第二十七上

戒功篇第七

序

釋道宣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釋慧遠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與梁朝士書

釋曇瑗

與瑗律師書

釋慧津

答淨律師書

釋曇瑗

天台山顛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隋煬帝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釋道宣

淨住子淨行法門

蕭子良

卷第二十七下

卷第二十八上

淨住子淨行法門

餘

啓福篇第八

序

釋道宣

與朗法師書

北魏主拓跋

與朗法師書

晉司馬昌明

答晉主昌明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秦主苻堅

答秦主苻堅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魏主慕容廆

答魏主慕容垂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南魏主慕容德

答南魏主慕容德書

釋僧朗

與朗法師書

秦主姚興

與林法師書

晉王洽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沈約

捨身願疏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千僧會願文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願文

梁簡文帝

八關齋制序

爲人作造寺疏

謝救賚納袈裟啓三首

爲諸寺檀越願疏

爲諸寺檀越願疏

設無礙福會教

梁蕭綸

答湘東王書

梁簡文帝

與琰法師書二首

梁元帝

與劉智藏書

沈約

與約法師書

劉之遴

與印闍梨書

王筠

與雲僧正書

劉孝綽

與長沙王別書

北齊盧思道

答雲法師書

魏收

遼陽山寺願文

後周明帝

北齊武成帝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詔

李德琳

修起寺詔

隋高祖

隋文帝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處立寺建碑

隋煬帝

於相州戰場立寺詔

唐太宗

行道度人天下敕

於行陣所立七寺詔

為戰亾人設齋行道詔

度僧於天下詔

斷賣佛像教

唐褚亮

與暹律師等書

唐太宗

捨舊宅造興聖寺詔

為太穆皇后追福手疏

二教鍾銘

周武帝

大興善寺鍾銘序未詳作者

西明寺鍾銘未詳作者

卷第二十八下

悔罪篇第九

序

釋道宣

謝敕為建涅槃懺啓并教

六根懺文

梁簡文帝

悔高慢文

懺懺文

沈約

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陳江總

摩訶般若懺文

梁武帝

金剛般若懺文

勝天王般若懺文

陳宣帝

妙法蓮華經懺文

陳文帝

金光明懺文

大通方廣懺文

虛空藏菩薩懺文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藥師齋懺文

安羅齋懺文

無礙會捨身懺文

卷第二十九上

純歸篇第十

序

淨業賦 并序

孝思賦 并序

遊七山寺賦

宿山寺賦

鹿苑賦

大乘賦 并序

詳玄賦

玄圃園講賦

夢賦

卷第二十九下

傷愛子賦

無為論 并序

伐魔詔 并序

奉伐魔啓

慰勞魔書

檄魔文

魔王報檄

破魔露布文

平魔赦文

奉平魔赦文啓

平心露布文

卷第三十上

四月八日讚佛詩四首

詠八日詩三首

五月長齋詩一首

八關齋詩三首 并序

詠懷詩五首

述懷詩二首

詠大德詩一首

詠禪思道人 并序

詠利城山居

元魏釋懿

晉釋道安

釋支遁

江淹

念佛三昧詩集序

釋慧遠

念佛三昧詩四首

晉王齊之

薩陀波崙讚

薩陀波崙入山求法讚

薩陀波崙始悟欲供養大師讚

曇無竭菩薩讚

諸佛讚

法樂辭十二章

齊王融

栖玄寺聽講畢遊邸國應司徒教

述三教詩

梁武帝

開善寺法會詩

梁昭明太子

望同泰寺浮圖詩

并和五首

梁簡文帝

夜望浮圖上相輪

賦詠五陰識支詩

賦詠百論捨罪福詩

劉孝綽

蒙華林園戒詩

梁簡文帝

蒙預懺直疏詩

和太子懺悔詩

梁武帝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

并序

王筠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梁昭明太子

且出興業寺講詩

梁簡文帝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詩

梁元帝

奉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

并和  
三首

梁陸倕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詩

梁庾肩吾等

正月八日燃燈詩應令

梁簡文帝

遊光宅寺詩應令

被幽述志詩

并連珠  
三首

謝靈運

臨終詩

謝靈運

臨終遺表

沈約

臨終詩

陳釋智愷

入攝山栖霞寺

并序

江總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外德施山齋三宿決

定罪福懺悔詩

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并同

遊羣彥

仰同令君攝山栖霞寺山房夜坐六韻

徐孝克

同江僕射遊攝山栖霞寺

陳後主

遊攝山栖霞寺

并序

江總

靜臥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靜臥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仰和江令君

徐孝克

營涅槃懺

并序

遊虎丘山精舍

江總

紀事

釋道宣

往虎窟山寺詩

并和  
五首

江總

卷第三十下

春日從將軍遊山寺

陳從事

別才法師於湘還鄂北

敬酬解法師所贈

通士人篇

從遊天中天寺應令

陳沈炯

同庾中庶肩吾周處士弘讓遊明慶寺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

并序

北齊盧思道

五苦詩

周釋亾名

遊明慶寺詩

陳姚察

詠懷詩三首

陳張君祖

贈沙門竺法頽三首

并序

道樹經讚

三昧經讚

代答張君祖

并序

陳庾僧淵

答庾僧淵

張君祖

又答張君祖

庾僧淵

謁方山靈巖寺詩

隋煬帝

奉和方山靈巖寺應教

隋諸葛穎

正月十五日於通衢建燈夜外

南樓 隋煬帝

奉和通衢建燈應教

諸葛穎

捨丹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壇德衆

隋煬帝

臥疾閩越述淨名意

并序

隋王胄

展敬上鳳林寺

隋薛道衡

奉和武帝三教詩

梁釋智藏

謁并州大興國寺詩

唐太宗

詠興國寺佛前幡

唐太宗

遊大慈恩寺詩

并和

唐高宗

奉和寶使君同恭法師詠高僧

二首

秋日遊東山寺尋殊曇二法師

隋高宗

廣弘明集卷第一

唐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

明佛為大聖此俗歸依二儀三五不足歸敬

序

夫邪正糾紛愚智繁雜自非極聖焉能兩開所以欲  
主天魔猶能變為佛相況餘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  
洲萬國一化千王互興廢立不足論評是以九十六  
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諦討極計之冥本皆陳正  
朔號三寶於人中咸稱大濟敷四等於天下又有魯  
邦孔氏遵禮樂於九州楚國李公開虛玄於五嶽匪  
稱教主皆述作於先王贊時體國各臣吏於機務斯  
並衢分限域謂流沙以東孔老之化及辨御乖張理  
路天殊居然自別何以明其然邪故西宇大夏眾計  
立於我神東華儒道大略存於身國孰解妄想流愛  
纏綿於九居倒情徙滯祛除於七識致令惑網覆心  
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寧辨歸依不可效尤務須反本  
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談大聖小聖由來共述至於  
親承面對曾未覺知雷同體附相從奔競故有尅念  
作聖狂哲互稱即斯為論未契端極昔皇覺之居舍  
衛二十五年九億編戶逆從太半素王之在赤縣明

學三虛子夏懷而致疑顏回獨言莫測以斯論道又  
可惑焉夫以會正名聖無所不通根塵無礙於有空  
陶冶莫滯於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之四八心  
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斯止一人名佛聖也故  
能道濟諸有幽顯咸所歸依自餘鴻漸天衢之所未  
陟且自方域位殊義非叨僭若夫天無二日國無二  
王惟佛稱為大聖光有萬億天下故令門學日盛無  
國不仰其風教義聿修有識皆參其席彼孔老者名  
位同俗不異常人祖述先王自無教訓何得比佛以  
相抗乎且據陰陽八殺之略山川望秩之祠七眾委  
之若遺五戒捐而不顧觀此一途高尚自足投誠況  
有聖種賢蹤則為天人師表矣是知天上天下唯佛  
為尊六道四生無非苦者身心常苦義畢驅馳不思  
此懷妄存高大夫而可大則不陷於有為既履非常  
固可歸於正覺有斯事類故敢序之云爾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出列子

太宰語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  
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  
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

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  
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  
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外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  
未得昌言其致矣

佛為老師出老子符子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者  
氏之師名釋迦文余尋終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  
聞東逝故軒轅遊華胥之國王邵云即天竺也又陟  
崑崙之墟即香山也老子迹沈扶風史迹於流沙而  
道家諸記皆西昇崑丘而上天矣以事詳之並從於  
佛國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璞  
博古者曰申毒即天竺也浮屠所興今聞之說曰地  
殷土中物壤琛麗民博仁智俗高理學立德厚生伺  
負諸夏古稱愛人之國世挺賢聖之人豈虛構哉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未詳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  
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  
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為立佛寺畫壁千乘  
萬騎繞塔三市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

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  
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  
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  
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  
以化不及此荅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  
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  
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眾  
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  
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  
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畧也傳云永平十四年正月  
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  
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  
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八  
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  
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  
邁義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業本追末求教西域所  
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  
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  
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  
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

日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  
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  
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夫如其有  
勝之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人長樂宮以今月  
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  
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  
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得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山天  
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齎靈寶真  
文太上王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  
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二十五  
卷置於中壇饌食真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  
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  
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遶經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  
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  
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  
示蒙心得辨真僞便縱火焚經從火化悉成煨燼  
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升天隱形者無力  
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慙南嶽道士費  
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張衍語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  
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善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

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行曰  
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  
妄也善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  
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躡身高飛坐卧空  
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  
動人情大衆感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  
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說善惡業皆  
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  
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  
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  
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官人婦女二百  
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  
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疑此  
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  
爲實錄矣

後漢郊祀志

出范曄漢書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條  
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潢  
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  
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

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精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云云

吳主敘佛道三宗

出吳書

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長子棄俗出家為沙門厥名僧會姓康氏神儀剛正遊化為任時三國鼎峙各擅威權佛法又被中原未達江表會欲道被未聞化行南國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佛有何靈驗邪會曰佛晦靈迹出千餘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希有瑞也信情大發因為造塔度人立寺

以其所任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興故名建初寺焉下敕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憾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酒脯吳王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出高僧傳

文宗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

三十年嘗以暇日縱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善  
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  
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  
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  
求性靈真與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邪近見顏延之  
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  
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  
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  
蔽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羣英則不負明  
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顛庾  
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  
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  
殷覲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  
之際或抗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  
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  
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  
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  
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  
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

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  
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  
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  
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  
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  
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羣品英義  
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巨難帝曰若  
使逝者可與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  
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公等今日無愧  
支許之談也云云

元魏孝明召釋道門人論前後

出魏書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  
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敕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  
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  
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  
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者  
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  
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  
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  
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士

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邪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又宣敕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牧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夔散騎常侍溫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

法師菩提流支苦諫乃止配徙馬邑

音釋

廣第一

澆

古堯切

踵

之龍切

湮

於真切

綜

于宋切

釋

羊並切

琳

力壽切

紕

吉西切

懷

莫結切

擘

或切

詬

或切

申毒

申音捐

餵

烏核切

愔

於金切

雒

與多切

峙

與多切

煨燼

煨燼火餘也

慝

女六切

懔

其蘇切

峙

與多切

峙

與多切

訖

立也

覲

瓦利切

邃

深遠切

廣弘明集卷第二

唐釋道宣撰

釋老志

出經

齊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義軒已還  
 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  
 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  
 元符中霍去病獲昆邪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  
 天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  
 之教哀帝元壽中秦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始以佛  
 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  
 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  
 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  
 陵上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  
 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  
 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  
 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  
 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  
 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



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姪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爲佛也本師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克道備戲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

焚亦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華致敬募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渭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畱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識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魏先王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璽毯鉢錫爲禮今猶號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

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爲沙門爲統攝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云云

所述沙門等文多不載

世祖燾卽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

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華以致禮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孛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屈

至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塵初不污足色踰鮮白世號曰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疑泊而絕停屍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迹家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富於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冠謙之道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爲世費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

敬佛道類表陳刑殺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僞定真復犧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無皆是前代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論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預知各得爲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迹既叅軍事所往誅珍唯斯爲政

餘無涉言故殺史官恥述過也屬崔浩密構莫識佞辯遂行誅除時以爲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者無由視崔浩若仇讐淫刑酷毒爲天下同笑也初浩與寇謙之同徒苦與浩爭浩不從謙之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頗悔之然事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篤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誦誦者殷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立焉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經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爲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旣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厲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讒構寤悔前愆克已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爲噬臍

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立炮烙以樹嚴刑設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爲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降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數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隸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凶昏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爲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遂遂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事枉見幽辱又帝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從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

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云云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屍所請告遺訣高蹙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述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况沙門乎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爲文成帝也廟號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萬國無王不奉北魏雖除南宋彌盛稱爲真君明王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臣孰可悼乎感癘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反政存立非一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

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屬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卽爲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爲下髮賢爲僧統云興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

爲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爲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爲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年八十禮像爲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皇興元年高祖孝武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椽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爲京華壯觀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蓋一名宏卽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承明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

令以爲常准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願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殂背痛恒摧慟不能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卽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西域沙門跋陀者有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任寺獨有遺蹤欽悅修迹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旣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卽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焉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世宗卽位下詔

曰緇素旣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宗造石窟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畧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眷戀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旣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來至武定末

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顒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畧記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至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學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樂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於人效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一作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鶴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

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敕水竒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千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特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爲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爾便決謙歎服欲師事興固辭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饑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便曰不得久留

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興屍所興歎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守志嵩嶽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教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嶽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帝時得道爲牧土宮王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里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嶽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又云兩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竝爲翼從命謙之

與羣仙爲友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真宮王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一作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禮人或譏之于時中嶽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卽位皆知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



與上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  
 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不  
 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  
 未若因東山萬仞之崖為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為崔  
 浩贊成難違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  
 爾何惜五三百工真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  
 諸弟子以為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嶽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對曰  
 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預期臣昔受於  
 先師未之為也世祖重其豪族溫雅遺與尚書崔頤  
 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曆  
 出名行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頻  
 陽絳畧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氣不衰恒  
 農閭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辭對可錄帝授官  
 固辭扶風魯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好  
 方術少嗜慾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  
 中條山有穴通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  
 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  
 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東  
 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

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  
 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  
 虛寂為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  
 歸為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  
 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  
 桑乾之陰嶽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  
 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圓滿九十人遷  
 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  
 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十  
 人以行拜祠之禮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  
 武定六年有司報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  
 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冠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  
 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為  
 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八方事案後漢皇  
 南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師奉事黃老行張  
 陵之術道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遺弟子八人使於四  
 方行之周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家數十萬自青徐  
 幽冀并州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  
 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說言著  
 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  
 寺門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  
 道士黃服戴黃巾或按人祠天于時時徒數十萬眾  
 初起類川作亂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餘者不滅今  
 猶服

述佛志 出齊書

隋王邵



廣弘明集卷第三

唐釋道宣撰

遂古篇 并序

梁江淹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泮無涯邊兮女媧練石  
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  
黃炎共鬪涿鹿川兮女媧九子為氏先兮蚩尤鑄兵  
幾千年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  
常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為靈仙兮夏開乘龍  
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  
尋木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  
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  
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  
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  
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  
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羣收司金門兮  
北極禹強為常存兮帝之二女遊湘沅兮香明燭光  
向焜煌兮太上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為遊覓兮  
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恒星不見

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心常渾兮  
幽明詭性今智愔兮河圖洛書為信然兮孔甲秦龍  
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  
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  
為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  
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  
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  
未央鐘簷生華鮮兮銅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絲  
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泰山兮  
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慎  
東北邊兮長臂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  
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鄰兮西北丁零  
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  
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  
西海滸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  
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碑磧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  
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  
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  
及三身兮結曾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脛與羽民兮  
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

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為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  
又示君乎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二十六歲能屬  
經授宋諸王侍以客禮初年十二而孤貧米薪養母  
以孝聞及梁朝六選侍中盡郭璞索五色筆淹與之  
自是爲文不工人謂其才盡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  
十卷深信天竺錄東之文今檢其行事與傳同焉  
述佛理不多錄其別  
篇知明賢之雅志耳

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

三世之事情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  
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  
畧重勸誘耳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  
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  
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  
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  
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  
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饗刑罰因民之性不  
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  
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  
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  
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  
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

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爲異  
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  
天爲精氣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  
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  
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  
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  
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  
又當石邪石既牢密烏兔馬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  
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  
不得錯違其間遲速理寧一何故日月五星二十  
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  
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  
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  
尾閭深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  
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  
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畫列國未分剪疆區野若爲  
疆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  
禍福就中不差懸象之大列星之駭何爲分野止繫  
中國昂爲旄頭曾奴之次西胡東夷

彪題交趾

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

必宇宙之外乎凡人所信唯耳與目自此之外咸致

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穹乍安斗極

所周苑一作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

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疑大聖之妙旨而欲

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

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

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

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

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

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

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一作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諉之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

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間終難獲報耳善

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

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伯夷原憲之凍餒盜跖莊

躑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為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

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

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猥流俗便

生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

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詩禮之教格朝廷之士畧無

全行者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

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

自當有犯一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

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

心仁惠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剔落髮髮豈令罄井田

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不能節之

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筭非大

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

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道一作遂誠臣狗主而棄親孝子

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

有讓王舜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也

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儻法之國則

有自然稅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

不連屬及其沒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耳世有覓神亦見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微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論可不爲之作福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以身事而乃愛護遺以基址况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乎故兩踈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凡夫矇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臣妾臣民與竟何親也而爲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人生居世須顧俗計樹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爲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高華載育非風雲無以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彞倫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吳興其父畫結繩義隱皇

頡肇其文字自斯已往泐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俗政異百家競起九流互作羸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讐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畧之辭爲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祕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

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畧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太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秘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細囊已散宵漏旣分綠裘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秘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于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

捃拾之責况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倘無沃啓其爲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之別錄卽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其一篇卽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畧爲名次六藝畧次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王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牘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旣多所以別爲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

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莖同又劉有兵書略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于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旣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略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曆譜而與今譜有異竊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旣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于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于篇而不在志限卽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

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秘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四年歲維單闕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事查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

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

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後漢藝文志書若干卷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

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

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卷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有

四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卷四百三十八卷

經佛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卷一

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

三百三十二卷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

二千九百六十八卷二萬三千一百六卷秘書

丞殷鈞撰秘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故書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

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卷四萬四千五

百二十六卷六千七百八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卷

經書二百三十九卷圖書三卷八十七卷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卷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三

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卷三萬七千一百八卷

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七卷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卷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六十九

八卷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卷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

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曆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

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

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

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

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

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

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

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

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

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

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

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讖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二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

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

卷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

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

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

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

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

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

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孝緒陳留人宋中領軍歆之曾孫祖慧真臨賀太守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畧通五經大義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南紙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艱終喪不眠綿續雖疏食有味則吐之在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孝緒於講座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參自采於鍾山高嶺經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處果有人參母疾即愈齊尚書令王晏通家權譽來候之傳呼甚寵孝緒惡之穿籬而遁晏有所遺拒而不納嘗食醬而美問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常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好少得見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取進睨鹿林謂其兄履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太中大夫殷芸贈以詩任昉止之曰趣舍苟異何用相干於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貞子爲交貞子即子天野之謚天監十二年秘書監傅昭薦焉並不到天子以爲苟立

虛名以要顯譽自是不復徵聘故何胤孝緒並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謂履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遊取累賢弟獨執其志何也孝緒曰若庸庸盡可駸馭何以異夫駟驥哉王作二閭及性情義並以示之請爲潤色世祖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妍神記並先簡居士然後施行鄱陽忠烈王孝緒姊夫也王及諸子歲時致饋一無所受嘗自筮死期云與劉著作同年是秋劉杳卒孝緒睨曰吾其幾何數旬果亡年五十八皇太子遣使弔祭賻贈甚渥子恕追述先志固辭不受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孝緒甚博極羣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學者所宗著七錄削繁等諸書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編次佛道以爲方外之篇起於是矣

廣弘明集卷第三

音釋 廣第三

滓下頂切 溟古華切 媧女媧 涿竹角切 涿涿 羿研計  
 斃毗祭切 夸苦瓜切 殤式羊切 荼胡潰切 洮徒刀  
 各洗郡 篔其呂切 倭國名 裸赤體也 漚水厓也  
 垠五申切 跂丘智切 脛脚脛也 醜合飲也 慝慝  
 也也 渌先結切 汝音夕 躔直連切 躔躔 黠黠  
 也也 趾胡切 餒奴罪切 跖石 躑躑 難難 詭詭  
 也也 髮髮 儻梵語也 法法 拙拙 眈眈 矚矚 矚矚  
 有童有童 而而 頡胡結 淆混雜也 拙拙 眈眈 矚矚 矚矚  
 無息無息 也也 拮居藍切 眈眈 矚矚 矚矚 矚矚  
 切與切與 參參 切切 眈眈 矚矚 矚矚 矚矚 矚矚  
 駮駮 駮駮 駮駮 駮駮 駮駮 駮駮 駮駮 駮駮  
 謂單謂單 兩太兩太

廣弘明集卷第四

唐 釋道宣 撰

敘梁武帝捨事道家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  
 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  
 數十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閒晝夜無  
 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  
 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孳能及此舊事老子宗  
 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  
 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  
 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眾  
 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疑  
 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  
 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象外度羣迷於慈海  
 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  
 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  
 界而為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  
 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示乃湛說圓常且復  
 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  
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  
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  
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帝與道俗二萬  
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敕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  
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各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  
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  
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  
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  
宜反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  
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  
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  
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  
門下速施行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并敕

邵陵王綸

天監三年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

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  
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  
般若之利刀牧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  
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  
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竝水清日盛霧豁  
雲除熾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  
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  
瞽之士慕探賸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感于京  
洛恒星不見周鑿娠微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  
傳萬德方兆華俗潛啓競扇高風資此三日照迷途  
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  
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  
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因顯崇  
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  
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  
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  
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  
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  
藍精舍寶刹相望講道傳經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  
源稟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

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謹啓

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敘齊高祖廢道法事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鄒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人擁鬧貴賤移心竝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街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竝辭退屈事亦可見帝令上統法師與靜搆試上統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令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

佛俊一名曇顯者不知何人遊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一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敕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衣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處外爲大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竝付昭玄大統上

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剝爾日斬首者非  
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  
塗地偽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  
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卽元魏  
丞相高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性爲奴所害洋襲  
其位代爲相國魏曆將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橫  
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收爲禪文  
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  
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  
夏俱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治國  
臨水自見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  
鷹鷄去官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  
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上面  
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陽使人騎駝敕  
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  
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逢曰高洋駝來便  
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如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北行東頭  
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  
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癡人死帝尋崩

於晉陽

通極論

釋彥琮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  
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誼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  
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  
良踰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無有之界若夫雲鴻  
震羽孔雀謝其遠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  
卽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卽  
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  
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會三之旨大矣哉諒爲深  
遠寔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  
美何廢四時恒序五味猶別以此言之豈真俗之混  
清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智凌周孔微庸  
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以立身謂一人而已矣  
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曰賤懷沙門愚襲  
腐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挂  
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纏  
猶障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  
二子殊途一何躋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  
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以道爲宗致其猶



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以總集  
歸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實茫茫之海斯誠光贊於佛  
道述獎於玄門庶今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  
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  
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薰衣殊牟  
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自隱淪西獄數十年矣確  
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而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濟天下但蒼生擾擾繫以愛羅不可自致清昇坐觀  
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間於是屈跡暫遊方踐  
京邑次於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於流水飛鶴  
蓋於浮雲繡衣侯服薰風合氣聰勒金鞍爭光炫日  
定知擲果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  
城隅陪曹王之席連鑣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  
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  
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魯徐行低視細語顰眉瓦鉢  
恒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  
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  
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於名利荒巽於色聲  
戴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

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間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  
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留高聽吾師  
也德本深構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  
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寧唯氣稟二儀道  
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  
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  
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真人之影跡其猶谷風之隨嘯  
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惟常理於是降神兜  
率之宮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曇種種剎利俗名悉  
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  
門風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於雒邑國朝八萬  
有踰於稽嶺宗親籍甚孰可許焉暨吾師生也坤形  
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水遍空神瑞  
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復孕異竟軒  
產殊禹偃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  
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金色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  
開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  
非可以龍顏虎鼻八彩雙瞳方我妙色校其昇降者  
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譬私陀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於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

樓迴建至如多才多藝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  
骨或於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  
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啓寧  
足涉言父王宿衛甚嚴喻視彌篤九重禁闥聲聞則  
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以道性恬凝志  
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  
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  
屣尋真其於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  
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觀妓直之似橫屍悟宮闈之  
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  
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  
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  
禪河起苦行之跡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  
假獻糜座因施草於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席  
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  
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  
大勢東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  
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  
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  
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曾前則吐納

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  
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  
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  
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  
柱下史竝驅馳於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  
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  
血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  
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  
筌蹄於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  
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  
旣當但北稍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佇  
蔡情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  
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  
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竝能銷  
聲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  
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  
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敎也歟遂乃希前  
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  
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  
感頌而言曰觀先生之辯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

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  
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震有頂或復八部  
雲臻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  
南竝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間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  
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靡載我墳籍詳此二  
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於  
塵裏披蓮於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留鬚長  
髮足可閒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絕棄於冠  
簪專在於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  
終從朝命今既赭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  
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辨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於  
俚耳其驗茲乎猶欲以寸管窺天小螺量海而我法  
門夙出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憑神力更爲言之吾  
師化道舍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  
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  
霆發音動地而簡於聾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  
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  
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  
何邪至於東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人錄然乘鸞排  
霧世有其人欲不長於神仙猶密之而弗載寧解味

吾師之道術書之於傳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  
全何容守此局文遂無大見然有感彼正真甘茲隨  
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  
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於  
形骸誰有營於炫好鬚髮旣剪我心自伏衣惟壞色  
愛情何起所以五級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  
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  
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竝有違於大  
孝然猶盛美於羣書吾養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廣  
濟六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於小節顧在膚髮之  
間哉扇逐榮名餘事從北面之朝也其若効淺祿微  
唯勞諾走無暇功高位極常懼危溢不安千仞棄珠  
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何爾能  
知公子曰先生強誇華以飾非護墻茨而不掃請聽  
逆耳之篤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於兼  
葭威鳳不羣於燕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  
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三端可以參多士無十  
畝可以爲匹夫僮王事之不閒恥私門之弗立寄逃  
役於佛寺之內纔容身於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  
溫讀經不解立正義空知高心於百姓背禮於二親

非所以自榮其弊一也僕聞采椽土堦之儉唐堯之所以字民瓊室玉臺之盛商辛之所以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於塚間經行於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剎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約其弊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聃之極教不讚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讓則聖人上美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馳應賓侶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咎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談第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以通非所以自遜其弊三也僕聞情存兩實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於宗族或棄之於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爲之利勸俗人則令不畱髓腦論觀施則便無讓分毫或勝貴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覽以詳之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謂道邪子但好其所以同寧知其所以異徒欲圯毀未損金剛吾道弘遠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以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以爲深王則

不恥於細民海則無逆於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翻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秘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以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醜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恒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轍紛綸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併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厨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爲四海強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暨若朝陽晞露羨早隸之難留宿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何常尋末窮本人倫一槩那忽輕以乘軒蔑茲甕牖雖復才方周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避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子之烹鴈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於仁義豈亂想於繁華固亦騎遺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才

音義之薄伎修心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接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謂一勝也吾師空閒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璣是以栖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童土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束脩大體供養恒式豈佛身之欲須乃舍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憍嫉未除競獻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聳於半天繡栢飛薨連雲被於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垂至真之理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讚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困毒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具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並於世兩日不共於天厥號無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趨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已之

慳蔽是驗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尚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養乖行福旣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已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答豈欲貪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沸飯餘一鉢與人則羣類充滿佛猶無恪於饑犬寧有惜於餓鳥是知輒用固以招憊迴施許而獲益真是衆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褊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弗覺美味罪關於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勲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効德子弗能自慨之無感專誦吾師之不惠持此饜餐何以爲人至若鄭侯傾產於交遊田君布心於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於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雪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開闢混元分割清濁薄淳異稟聖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圓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大身世而嬰禍狂勃

無禮竟天年而享福遭墮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死形神則上歸下沈萬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期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於種類亦無離於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於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於乾坤人亦奚賴於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誠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被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羊公白王郭巨黃金驄標鮑宣之馬珠降噲叅之鶴爰及宣王之崩於杜伯襄公之懼於彭生白起甘死之徵李

廣不俟之驗陸抗殃則遺後郭恩禍則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無寧棄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須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蔽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恒禮罪應不關於子胤道亦無礙於妻妾遂使善慧許賣華之約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邪二千猶名大士何獨曠茲仇偶擁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於牛豕充犧羔鴈備禮運屬厨人之手體葬嘉賓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復鳥殘自死虎聽內律如何闕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爲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興情於斗石之量勛華兩聖盛德於鍾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子則因茲而斷獄聞諸性哲未嘗不醜但自持之於禮何用阻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

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降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爲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於道業何假持齋倦力有乏於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慕焉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固當爾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豈識其通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遜尚遊至親邪行不仁猶慚先達然其男則纔離襁褓羨雙飛以求娶女則僅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鵠鵠勿將羣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顯之裁範諒是庸鄙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淫夫彭祖獨臥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於良書美之於方策況乃吾師之成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嬰茲欲網將出六天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妻孥唯有二果白衣繫業通許一牀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於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形此吾所謂一通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屢顯晦上下無異循環業之所運人畜何准是以衛姬蜀帝之徒牛

哀伯奇之類狐爲美女狸作書生抑亦事歸難思豈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德不懼蜂蠆怖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惜身莫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恕已爲喻亦何不忍詎可宰有生之血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死而歸土物我同致所以黃不食龜孔猶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孰甘美於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制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在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醅酹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丈舉之罇不空玄石之暝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至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翳螳之附後見野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饑渴之情遂緩自忻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

而訪道寧復留心於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為蔽吾之所辯幸子擇以從之公子於是接足叩頭百體皆汗冕飛膽喪五色無主既如料虎復似見龍悅焉若狂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唯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疎野翻踵外邪之見不遇先生幾將禍矣比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剝落受業於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廣弘明集卷之四

音釋 廣第四

莞 古九切小蒲也  
 燭 火炬也  
 娠 夫人切  
 宸 隱也  
 胸 臆也  
 鑣 馬具也  
 內 同  
 惛 益切  
 翹 翹也  
 檟 檟也  
 娠 娠也  
 宸 宸也  
 胸 胸也  
 鑣 鑣也  
 中 申切  
 踏 踏也  
 駁 駁也  
 檟 檟也  
 娠 娠也  
 宸 宸也  
 胸 胸也  
 鑣 鑣也  
 街 街也  
 外 外也  
 檟 檟也  
 粉 粉也  
 椽 椽也  
 倣 倣也  
 積 積也  
 鐵 鐵也  
 兄 兄也  
 誦 誦也  
 惛 惛也  
 兼 兼也  
 葭 葭也  
 餐 餐也  
 醲 醲也  
 蕞 蕞也  
 也 也



廣弘明集卷第五

唐 釋道宣 撰

辨惑篇第二 明正邪互舉 狂昏相陵 較而考定 不勞龜鏡

序

俗之惑者大畧有二初惑佛為幻偽善誘人心二惑因果沈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使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懾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辨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叙至於李叟稱道纔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為實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沙漢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為人觀音侍老黃書度命赤童厭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方欲凌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為尊極通鑿遠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德二篇消子所說伯陽為尹而傳是

則述而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為國師者濫也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於李聃道書多涉於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議道本氣也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超然居異抱樸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為名作南華近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儀斯途眾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畧之

又

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記信為難辨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人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

稽明之德自法流震且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  
決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  
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  
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枉下睿哲稱其  
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既化黃能漢  
王變爲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  
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  
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響孝道之權猷斯則乖  
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  
夫繫述遊魂之談經叙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  
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與感列代之彛倫安  
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  
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雙校名理尋討經論卷  
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斯博詰事  
絕迴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  
升沈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  
度排大聖之明畧哉况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  
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  
四輪而摧八難梗槩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  
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

時俗通汚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  
連兩君胤唯獫狁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  
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  
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  
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  
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  
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  
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  
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  
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  
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  
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  
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  
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  
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  
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  
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  
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

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螿蟲夏  
 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  
 能藏其氣屍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  
 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  
 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  
 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  
 姦詭以欺眾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  
 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  
 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藥大之徒矣  
 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  
 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倏後之屬與世人得道  
 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蜃燕入海為蛤當其徘徊  
 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  
 與龜鼈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  
 為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  
 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  
 年累稔終無一效或歿于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  
 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  
 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  
 歿之其斯之謂歟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為陳思王也幼

今其時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問術藝  
 無不畢善耶時淳見而駭服稱為天人也值每讀佛  
 經輒曲伸之響故世之風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  
 空中梵天之講乃率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  
 然統括道源精究任錄前委尤甚故著論以詳云

老聃非大聖論

晉孫盛

項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之靈術  
 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  
 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  
 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  
 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  
 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咒之吻顏孔俱  
 充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  
 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  
 預籠吉凶預籠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  
 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  
 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  
 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  
 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  
 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  
 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

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斷駢拇齧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達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嘗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類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誇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

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夫心於戎猶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尚無既失之矣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惟悅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鑿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問反訊

孫盛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旣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

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

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駭然禪授豈非冲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復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邪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

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禀自然理不相關梟鳩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鄩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培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是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旣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真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忘俟佐助於聃周乎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盛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秘書監少遊涉墳索而以史籍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者晉陽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

典達鴻猷故班固亭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  
例皆是聖李聃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五聖聖  
聖賢有大賢中賢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難端  
也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間故自彼不能兼濟於天下  
坐觀周衰通於西商行之及秦壞死於  
扶風葬於槐里非遇天之能信矣

均聖論

沈約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  
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  
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爾來宅其  
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  
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機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  
軒機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  
瑣為念之局邪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  
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  
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安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  
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  
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  
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  
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  
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  
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  
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

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  
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  
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  
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  
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  
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  
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  
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  
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  
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  
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  
須者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聞其  
一也逮于酣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  
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  
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  
殺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  
封著外教以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  
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刳割周  
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

斯證可以有悟矣

難均聖論

陶隱居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詒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闕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典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蒙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屬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

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閩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辜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非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詒洗願具啓諸蔽

荅陶華陽

沈約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闕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



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  
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  
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  
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  
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  
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  
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  
乖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  
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  
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  
與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與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  
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  
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  
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寰白雉尚稱重譯則  
天竺屬賔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  
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  
乃有浮圖而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  
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

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  
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  
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  
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  
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  
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  
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  
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  
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宰獸受對更重首輕未  
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  
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  
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恃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  
緣報親述或似論情碩非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  
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  
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  
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  
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  
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



廣弘明集卷第六

唐釋道宣撰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

有唐太史傅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釋門潛圖爰剪用達其部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訕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爲高識傳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其罪狀至於張象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斯竝率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頹木秀斯拔推我清峻故有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吝未見廝徒早諫有加惱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謂爲新致聊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稱高識又傅氏寡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興大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所須沙汰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傅氏通入廢限是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二十五人大畧有二初則崇敬佛法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任持其二則憎嫉

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曾襟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傅奕高識傳通列爲廢除者今簡則興隆之人宋世祖唐高祖王度顏延之蕭摹之周朗虞愿張普惠李瑒衛元嵩顧歡邢子才高道讓盧思道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傅奕高識傳列爲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魏太武周高祖蔡謨劉晝楊銜之荀濟章仇子陀劉惠琳范縝李緒傅奕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穉穉之穢青田榮華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羣之過興舍衛十濫之僞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正犯遂有七擯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愆張網目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咸稱有道內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隆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彰舉統以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覲隨機以時勸勉握泥之喻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欣掩耳之失難覲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蕩則淄澠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滓存高尚之道德延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

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今自新於大造  
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  
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昇舜豈非聖主而化  
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門季路  
雖僻而預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道  
抑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  
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  
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  
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  
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  
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  
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  
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  
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  
過漆漆可作邪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渙故可笑也  
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  
爲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承黃以從識緯武  
帝雄畧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  
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  
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識所傳云黑者應

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  
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尊大人保  
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  
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者假  
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卽蕩除魏太武本是  
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  
讒信讒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與由時來不  
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達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  
聖功在九億無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  
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  
狀深文而挂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且  
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  
言賊斯卽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  
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迹  
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荀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  
連寫未足人聞傳奕後來謂自脫穎言無典據才氣  
虛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奕素本道門起家貧賤  
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  
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左道之望都邑所知見其  
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

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奕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奕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婿爲果殺常以爲言奕旣竊妻而傳妖不可筭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爲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磴之利敕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臣反并令引邑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郡殺道俗近一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竇慶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憐之生噉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及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感因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泄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咎徒爲舉斧終陷磨胷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燾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爲代王盧孫什翼鞬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

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燾立時年八歲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今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太平真君以遂寇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子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唯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爲得志也爲讒所黷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族誅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闡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卽開佛法天下大明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元改代爲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畧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信僞而奕叙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奕搜檢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畧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辨

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  
三以寺宇崇麗顧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  
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爲  
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  
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神無  
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  
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穉根涅槃謂爲禿人梵  
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  
然妄咎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  
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  
並誅一官濁濫舉朝同翦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  
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  
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奕引以爲明畧  
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類繁目不能拔妬而  
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  
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  
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切九州豈以一  
士受賕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又  
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通有憲臺繩紉於失法  
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

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遞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  
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顯昌  
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上帝高居於九重  
殷鑒四海列辟靡盬於王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  
行干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  
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辨法智易明何得  
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止可  
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  
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  
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闇君賊臣  
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  
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首初畧述統詳則  
釋門藻鏡者殷矣

周高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帝姓  
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  
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  
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  
弟寧都公爲帝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爲  
帝卽高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  
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

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畧攝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扞城慮遂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已勵精露懷臣下常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讖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佞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癘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掩其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奕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旣除妖邪之教唯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勳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奕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纒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帝唯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戮害叔毀佛欺罔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况復癘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指正佛爲妖邪指僞道

爲師奉闇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諡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羌人高閻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數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竝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永專政欲令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謚等駁議不同及桓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旣行剝斲之虐鞭顏皴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爲明帝所奪而傅奕叙爲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條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爲殷鑒矣案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間關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爲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奕叙爲滅法則誣君罪囚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奕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尚書令高肇奏僧祇戶粟散給貧人闕其表奏無除毀狀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糺弘護之規諫矣

後趙中書太原王虔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問里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否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潔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虔奏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郡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蒲寺已爲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曰虔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

者悉聽餘有奕爲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奕云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爲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訛謗天地不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王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或前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饗壽不遙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姪取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爲其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旨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干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曰姜斌事乎然則自付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乖競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一義並徬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並業行之昇沈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叙集團傳迷信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大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蕭祖好



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敕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絃表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卽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免爲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奕叙爲純臣未爲篤論何者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爲中國也佛則通據閭浮一洲以此爲邊地也卽目而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生焉况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庶生常保局水執自古同謂家自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高洛土圭測景以爲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

斯言有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拓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瀆岳嚮明南面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禪徽猷微類漢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蔡謨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殿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唯絕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並西奔而趨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準的至如夏桀之爲政也焚黃圖誅龍逢秦政之酷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埏埴埴瓦非曰桀功起于黃帝末尊呂德然累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褊隘何足可稱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問佛經典行早晚得失荅珠星夜隕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花之下法

雲慧兩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羣生於苦海竅得砥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迴向執志歸依宜信傳教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國之重臣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石祔葬於昭陵爲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功用罕施自揣無能而固辭於公政可也而叙華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宋顏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迴拔爲太祖所賞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奕叙之爲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旣不預朝廷退居里閭子敝爲揚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營產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諺以其不參朝賢而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榻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讚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佛二鬘不然皆置言高拔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言一時之貶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法論

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

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奢競非曰除滅斯寔任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王史上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旣亦廣矣而假糴醫術託以上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今宜伸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合爲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已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虞愿會稽人事宋明爲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奕頗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拽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帝以下所居故第起湘宮寺制置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螻蟻塹瓦焚蟲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

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突謂爲除彈匪其意乎

魏張普惠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畧無休息乃上諫畧云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突弄筆妄加荒穢之淫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淫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姦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淫僻縱筆陳妄據太史之任總清慎之機專構私憤顯行輕毀曷能食母君子恥聞亭曰栢人漢后夜道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突自行姦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爲效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突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旣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輒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

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氓遂行流謫固其然哉

魏李瑒趙郡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分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誦毀佛法瑒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爲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誦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瑒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誇矣

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况也上書言佛法詭誑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詆訶姪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疾

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畫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各位莫緣斯德隱之妄張姪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奕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畫之門人矣

楊銜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虛其罪咎又廣引財事乞貸貧積無厭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乞立嚴勤知其眞僞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甚銜之此奏大同劉畫之詞言多庸猥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

徹於府窳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曲士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法直是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奇意罵於上帝也後之醜詞竝擬斯矣齊表云稽古之詔未聞崇邪之命重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麩牲欺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耽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聰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齊吐斯言故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於溫清流滄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之奠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反前事肆情罵之竹脯麩牲用替犧粟蘋藻祔祭豈唯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萬代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構哉自非行總八恒位隣上忍安能行慈絕欲於盛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檣杙於三峽左傳允音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峽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住蔥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教跡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

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名爲勃勃者亂也而陛下以中華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度賢豆等南楚也西戎即敘禹貢所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誦不讀一史奚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索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和於玉燭土絕流霜七衆照於金鏡神機猛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號中國也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龍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哉又按釋迦出戎割脇而誕摩邪遂俎事符臬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陀引弓變革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淫愚衆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歿疎何能救斯卽不行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腋而誕義出前經以壞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欲終故生七日已上報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之不同臬鏡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出權行叛君逆節一何誣誦自餓以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云諸道

佛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護國示業難亡羣典  
廣之理路蕪沒濟巧於全會補貼成文斯曰有才不  
妨無狀濟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君陵  
親違禮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指專擬帝躬深知僧  
尼絕欲用則超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云凡在生靈夫  
婦配合產育男女胡法反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  
非巨戾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法不淫胡  
從何有泥木布施舉事見譏然佛之非胡乃爲天種  
胡乃戎類本異梵鄉猶言神州號爲漢地今檢漢者  
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都在於京洛自餘吳楚  
未曰中華陸渾觀戎又戎變夏矣唯佛一法教絕色  
心胡梵二種生生常習濟云姦胡矯詐自稱大覺而  
比丘徒黨行姦殺子僧尼悉然害螻蟻而起浮圖費  
財力而角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縱姦殺便是詐稱  
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無益而天  
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誦之大怪通人達士豈其  
言哉猥曲醜事豈照此矣然大盜取國天下之罪人  
行姦殺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四國來報則  
沈於三途而謂僧尼悉然加誣之大甚也又云大覺

無慈又云於生無益斯竝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  
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蟾蜍有拒輪之勇井  
蛙滯坎井之心哉濟云胡法慳貪唯財是與直是行  
三毒而害萬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四不經也且  
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  
擅捨爲初唯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爲教主及正覺之  
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絕慈風豈識三寶爲正  
化濟以不得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競以咎人未顯  
獻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濟寔鄙夫輕馳才  
筆獨不聞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都賞  
庫無尺絹謝安平百萬賊愀然改容能仁捨四有帝  
遺如涕唾斯實錄也况復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  
唯財唯食誠八微之毒虺衣鉢自隨若鳥之遊空府  
去留無滯類鳧之泛長川此等之徒名沙門也故經  
云僧無犯戒不清淨者若反於此不名爲僧豈得以  
賊臣虐主等稷偃與唐虞稊莠荆棘比嘉苗及美木  
夫立言設諫清濁兩分全調以昏兇都奄諸髦彥理  
不可也于時有梁之爲政也仁育爲初帝則絕欲蔬  
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蠅黠足可投畀豺虎矣通人  
爲論理則統之去瑕掩過士之恒務故魯之儒行唯

孔一人濫吹竊服時唯傾國僧之真僞權實難分唯佛得知餘存視聽故濟不達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灰面陳豈不知返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乞食納衣頭陀爲務今則不然數十萬衆無心闡若從教不耕者衆天下有饑乏之憂遺教設法不行何須此法進退未爲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張弛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涌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來白毫相中無量功德百千萬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盡故知爲道出家爲道興供爲道而受爲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受四事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納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許何得妄言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閻無見反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使供施隨心積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證可知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爲得與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日門徒不能分辨真僞況中華避役姦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

難分豈迷佛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華避役姦侶焉不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辨之爾何不論掩善揚惡專爲務也涅槃經云避役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罷令還俗爲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錄以上之濟又云涅槃闡王害父者婆敘狀佛以理除今其迷解俗唯事結惑網逾深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唯妄想謂父實人橫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達解知父本空何心起逆國亦非有由佛開化達悟安心退悔慙謝獲無根信濟不達此以事徵理斥天子注經譏臣下逆亂謂佛說無父無父須除執迹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備詳有抗融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能破之是虛言也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削髮千羣不臣萬衆稱爲帝師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瓊宮八百供敬厚矣終獲苗胤屠滅宋齊已降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掩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志在貪淫竊盜



華典傾奪朝權凡有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曰興建大室莊飾胡像僭比明堂宗祀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轅帝王之詔敕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堂五福之虛果奪大君之德賞也五曰豫徵收贖免地獄云極之謬殃奪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斥王化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金毀破遭誦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卽合誅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挂旛蓋於長利放充庭之鹵簿徵玉食以齋會雜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登歌歎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觀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效旌旂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陛下更傾儲供寺萬乘擬附庸之儀肅拜僧尼三事執陪臣之禮寵既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觀濟所列十條罔歸一僞牽引構合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不齒無

可以通蓄憤假誦以暢面譏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僞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獨夫闇主不言自形飾詞覆許迹昌露形矣故曰知人唯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後所上之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拙矣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彌隆勞民伐木燒掘螻蟻損傷和氣豈顧大覺之慈悲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道釋禿足能除禍屏絕干戈今乃重關以備不虞擊柝以爭空地殺螻蟻而營功德既乖釋典崇妖邪而行諂祭又虧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爲陛下不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今則以理通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寺興供人倫之厚敬勞民損蟻何帝無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辭勞役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爲妖書以潔齋爲諂祭斯並幽明之所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嶽瀆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而請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獲四無畏獨居

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所知或知而故諂以動帝情也濟曰秦政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姦詐爲心墮胎殺子昏姪亂道故使宋齊磨滅今宋齊寺像見在陛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舍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妄仁於覬蟲也墮胎殺子反養於蚊蚋也夫易者君臣夫婦父子三綱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綱紀紊亂矣濟引宋齊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獨毀佛亦毀神祇夫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禪讓放誅有國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仰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萬年故有梁之受禪也今因未就不可卽因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地祇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佛僧濫受誣罔乃云墮胎殺子今

存好仇爾亦好仇何爲干政自不見也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爲齊文襄燒殺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逞才術干政冒榮圖智自滅古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學八正以道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爲宗餘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業之夫以僞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衆以僻亂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典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齊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極凡厥良沃悉爲僧有傾竭府藏克佛福田俗士不及于陁微官固非所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來胡妖亂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輒沐浴輿觀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震怒欲殺之高那肱曰此漢寬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頭落漢術內可長禁令自死徒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之隋初猶存不

測其終今讀子施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積財事更無別致吐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極多通瞻者止唯二轍謂財色也大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縮之立昭玄以司之清衆晦如不可陷溺子施家素貧煎投庀莫從形骸所資唯衣與食困此終窶長弊饑寒嫉僧厚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謂澹漢博士詞費而無鎔檢傳奕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爲下愚者所笑何況上達者哉

周衛元高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于蜀梁末爲僧伴狂浪宕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舍生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陰益無情今大周啓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以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以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連雲唐虞憂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梁非無功於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業於浮圖而

治得久而大周啓運繼曆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屯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梁之末法高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疎以城隍爲寺塔卽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爲上座選仁智克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舍生安樂斯得理也事則不爾夫妻乃和未能絕欲城隍克寺非是聖基故不可也卽色爲空非正智莫曉卽凡爲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畜故也若作則乖諸佛大慈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萬神今造浮圖累年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泥甑瓦成日爲草蟲而作火劫助螻蟻而起天災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戒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爲重物起慈卽爲仁塔理極正矣事罕行之又云請  
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  
則諸僧必望停課爭斷慳貧人免丁衆人必望免  
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  
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爲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  
勸立市利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  
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  
法順則興道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  
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唯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  
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  
十餘紙大略以慈救爲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  
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臨冥報記五  
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冶城寺有才學爲宋廬  
陵王所知著均聖論黑論其論難窮通後法義篇  
備之矣大較云但知六度與五教竝行信順與慈悲  
齊立殊塗同歸不得守其發足之轍也  
范縝南郡人少孤貧學於沛國劉瓛而卓越不羣在  
門下積年芒屨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論盛稱無佛有

於自然其詞亦備後法義篇沈休文難之故不繁載  
顧歡吳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以  
統之略云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卽佛  
之法身佛則在夷故爲夷言道旣在華故爲華語獨  
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分  
迷者分未合億善遍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  
能盡然其文中抑佛而揚道斯門人也不足評之又  
張融門律意亦同歡前集已詳後更略引亦備法義  
篇且佛則金姿丈六道則白首同凡佛則捨王位道  
則臣王者佛化無國不有道則不出神州佛則塔遍  
閭浮道則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輒引以擬倫  
邢子才河間人仕魏著作郎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婦  
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  
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聖人尋已  
冥滅使神更生安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阿  
得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涼高道讓者涼書述云釋氏之化聞其風而悅之義  
生天地之外詞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  
一家而好之旣深則其術亦高而圖寺極壯窮海陸  
之財造者弗恪金碧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

至敬無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姓故祭天以璽粟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稟藉苟有其誠則蘋藻侔於百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禘祭而況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亂城社狐鼠穢大法之精華損農蠶之要務執契者不以爲患當衡者不以爲言有國者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之純臣矣奕又何爲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齊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脫略父母遺蔑帝王捐六親捨禮義楮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眩惑唯利是親陰陽名墨雖紕繆奇察而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幽滋爲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華卽戎有識不許弟槩字季節屬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爲徒生無上善以資神死爲徒死有下惡以沈報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在焉識與夫羣畜愚叟奚以異哉

隋盧思道范陽人仕齊黃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

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圖遍海內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鉅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內躬大布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以爲釋化立教本貴清靜近世已來糜費財力遂下詔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爲論糺其糜費罷之則謂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遠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爲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受誅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爾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惑使之然也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克切畢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敬仰之至割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他形神校計晨夕無暇身死名滅卒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亂斬斜律明月虛聽讖詞周軍聞便解甲齊后斯

暗主也權守國資不能周給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解身用銜繼而詣軍門財寶並爲周有周祖既廢二教自以爲萬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無往不剋以爲滅法之妙略也固天宥之統牧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國緣續全希一旦獲之填曾滿目連手運帛接軫長途斯爲大盜之滅國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不籌之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爾無得不思周祖謂以萬代常存與天地而齊壽也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剋已勵俗亦萬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卽開佛法以從百姓之歡心又顯勝相用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國前後鹵簿隊伍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元宣政禪位小兒時在襁褓正位斯及自號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又從萬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層移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竝爲隋有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穀帛遍於國中倉庫殷實不能散施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位也歌帝德而曰萬年

後陵遲也咸面罵而揚諸冬倉廩資於羣盜糜爛者無窮形骸執於賊臣百辟困於黔首舉斯以統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不高稱萬歲歲之有萬斯卽有期況滅於萬何代不有旣前王不守於萬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萬歲今何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堅之可修已用之財則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賜及怨親所以於國於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棄之若遊塵莊嚴性識使早備法身成就善權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坤洞然須彌巨海都爲灰揚天龍人鬼於中凋喪二儀尚頌國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唐傳奕北地范陽人其本西涼隨魏人伐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及涼反遷于岐州皇運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高祖聞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則兵強農勸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衛壯之僧婉  
變之尼失禮不婚天胎殺于滅損戶口不亦傷乎令  
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末之有也請依前條  
尋老子至聖尚謁帝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  
無取德義未降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見請同  
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編於朝典者奕奏如此未  
足理論出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構精佛則絕欲固  
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會順易陰陽不順則  
與佛何殊若順固其恒俗何爲學僧守靜絕欲無爲  
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未尋且李耳子  
孫遍於天下張陵餘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  
異若異其先斯爲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復黃  
書服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  
可削也佛教不爾欲是過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滯此  
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之又云請同孔老門人  
拜謁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  
君非爲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何目見道士從  
僧抗禮不能自化其類何用彈人實而言之道士由  
來拜謁竊形濫吹冒入出俗之儔致有黃巾乃張角  
之風也法儀抗禮是縉徒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

襲朝草冠屨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如何  
門人高抗先師之位仰則沙門之法都不可也會逢  
寬政置不繩之以法徵劾於何逃責但奕上事碎亂  
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云或三萬戶州且存  
一寺不足校也一奕云唐丁壯僧尼二十萬眾共結  
胡心可不備預之哉請一配之則年產十萬此亦劉  
生之古計也無用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鯨  
夫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入大唐寺籍佛道二眾  
不滿七萬如何面欺上帝二十萬眾乎斯卽自刑無  
勞他處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  
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萬四千此國效之又增其  
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虛規來福浪說天堂地獄詛  
我華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古跡宮觀不過十  
數史官書之號曰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  
融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化也依樹爲  
家形骸有累權開小室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增福  
田非僧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品類區  
分升沈之義天別不知道經往往亦述地獄須臾天  
堂有幾地獄何所云故道步虛云天人同其願飄  
飄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乃非一述

天堂也不許僧云是誰過乎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妖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爭營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強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萬戶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反十餘自餘凶黨至今猶在請必除蕩用消胡氣決旬之間宇宙廓清奕奏如此妄述兵多干時二衆不滿七萬半爲尼女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云反僧凶黨猶在者僧之從逆爲俗所拘一身獨立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罔君天地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桀四凶非由事佛舜旣絕嗣豈是僧風不可以一臣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爲過全宗族滅奕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絕其議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饑蠶無橫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緞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此佛之章法也若殺蠶作衣佛戒不許今則知佛理虛故生違犯亂風餘則鄙罵惡類廝下之言不足聞也五明斷僧尼居積利百姓豐滿將士皆富者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七明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胡必不行者八明統論佛教虛

多實少者九明隱農安近市廛處中國富民饒者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十一明直言忠諫古來出口禍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條通釋甚衆爲存詞費約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悅詔廢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上謂曰你太直奏事怕殺人今日後勿懼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螺不合擊鍾又言佛法妖僞敕示蕭瑀瑀曰傳奕非聖人者無法奕駁曰瑀先祖已來不事宗廟專崇胡鬼非孝者無親因集佛教入中華已來士人識見高遠有駁議其妖惑者爲高識傳云奕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罔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條假誑萬途可悉奕身死後出傳貨之言雖矯詔無命可死又云上書不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槌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欵耶又述蕭瑀不事宗廟專事胡佛斯面欺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涕泗洶沱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第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日義不濫聽私爲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緣邊小議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一從汙染頓爾沈滯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評興亡太半隨類詳焉





廣弘明集卷第八

唐釋道宣撰

敘元魏太武廢佛法事

帝諱燾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時年八歲尚在幼冲資政所由唯恃台輔時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訪國事每以爲懷言佛法虛誕爲俗費害黃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旣雅信仙道授帝老經隨言信用曾無思擇卽立道壇四追方士當時佛法隆盛浩內嫉之常求瑕釁會蓋吳反於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時浩從焉旣至長安有沙門種麥於寺中御騶牧馬帝入觀馬從官入其僧室見有弓矢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詔乃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於武功又崔浩邪謀相接交扇方士仙觀日有登臨釋門清衆將事殲殄又下詔曰愚民無識信偽惑妖私養師巫挾藏讖記沙門之徒假西域虛誕坐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

身灰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法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時有沙門玄高者定門之秀傑也太子晃師之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讒於帝晃有異圖若不先慮後悔無及又晃結納玄高高又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邪帝初不從且幽之又夢其先祖云太子無事又問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枉見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重譖帝信之便幽灰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浩得志於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詔一切蕩除所有圖像胡經皆擊破焚毀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斯竝崔浩之意致也及後帝遭癘惱浩被族誅呼嗟長慨無所及矣事迹如前釋老志廣之

敘周武帝集道俗議滅佛法事

周高祖猜忌爲心安忍嫌郗大象宰晉國公護權衡百揆决通庶政帝竊嫉之恐有陵奪召護入內親自誅之并大臣六家竝從族滅帝以得志於天下一無所慮也然信任讖緯偏以爲心自古相傳黑者得也謂有黑相當得天下猶如漢末訛言黃衣當王以黃

代赤承運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挾魏西奔衣物旗幟竝變為黑用期訛讖之言斯亦漢光武之餘命也昔者高洋之開齊運流俗亦有此謠洋言黑者稠禪師黑衣天子也將欲誅之會稠達識悟而得免備如別說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禮沙門竝著黃衣為禁黑故有道士張賓謫詐罔上私達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為國禘帝納其言信道輕佛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有前僧衛元嵩與賓唇齒相扇感動帝情云僧多怠惰貪逐財食不足欽尚帝召百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寢處規候得失或為僧讀誦或讚唄禮悔僧皆懷厲莫不訝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滿無何而止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以出於無名之前超於天地之表故也時議者紛紜情見乖咎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僉議如何時議者陳理無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義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須極言陳理無得向從又敕司隸大夫甄鸞詳度佛

道二教定其深淺辨其真偽天和五年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五月十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愜本圖即於殿庭焚湯時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云內教外教也練心之術各三乘內教也教形之術各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謙謙也帝覽論以問朝宰無有抗者於是遂寢乃經五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敕斷佛道兩教沙門道士竝令還俗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餘如別述于時衛王不忍其事直入宮燒軋化門攻帝不下退至虎牢捉獲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謀者竝誅

二教論

釋道安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於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脩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擾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價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徇恂善誘要其旨趣則疊疊慈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於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

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殼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所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闡通方先生曰子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畧陳其要夫萬化本於無生而無生者無生三才非於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亾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以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竝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

則應有九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  
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代  
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  
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  
猷眩曜朝野矣

佛敎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  
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  
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  
神盡照近超生歎遠澄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  
淺該明六道辨善惡之升沈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  
邇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  
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  
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  
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為實通云善誘何  
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粗優  
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未息安  
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  
引世訓以符玄敎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敎  
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敎之所詮敎若果異理  
豈得同理若必同敎寧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為免將

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  
遷流逝川之歎乃作竝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  
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  
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察之未極者也  
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  
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巨壑微塵之比  
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淨名曰無以日光等  
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  
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  
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  
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昧朱狂  
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懷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  
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以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  
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  
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升降

儒通六典道止兩篇  
升降二事備彰四史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奪儒道取捨尤濫  
史遷六氏道家為先班固九流儒宗為上討其祖述  
並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

謙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竝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撻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三十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遠達不周謂弊於儒道儒道旣弊聖教不興何王摹之尚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降何預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辨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埴之成造譬橐

籥之不窮先生何爲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亾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義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混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遐瞻足賢於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尚賢能於治何續旣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棄棄五

德

君爲教主三

世謂孔老爲弘教之人  
訪之典謨則君爲教主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探求理例猶謂未當何者名襍鄧尹法參悞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以為教首孔老聖歟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答曰子之問也以未通遠夫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皇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為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為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子云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義將焉在褒貶乖中諒為侮聖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誠唯依謨典稽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為上上類皆是聖

以老氏為中上流竝是賢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無常師問禮於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於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

孔子問樂於長弘學琴於師襄子豈弘子之流皆賢於孔丘乎聖人之

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為下下老子者乃無為之大聖漢書品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為證答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去猜譖毒於是縱橫遂為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於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為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慙

問尚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答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為狂則非上智狂可為聖復非下愚書辨

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才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四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則詰之驗其典器也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敬尋雅論寔為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寧得雷同七典皆為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於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閉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亾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弘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五仙明延期之術不無其終涅槃常任之果居然乘異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灰其揆一也何可異乎答曰靈飛羽化者竝稱神丹之力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既異氣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動縱使延期不能無灰故莊周稱老子

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為其人今則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灰扶風葬槐里涅槃者常恒清涼無復生灰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測莫知所以名強謂之寂其為至也亦以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閑維而舍利恒在雖復大椿遐壽以彭年為殤非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升降吾子何為抗餘燎於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於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六道以恬虛寡欲優在符於謙德仙則餌服紛紜劣在徒勤無効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諄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為本柔弱為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已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蛻屍解形化斯皆尤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遂有樂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為方技不入墳流人為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為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七

佛生西域孔氏高推商宰致問列子書記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為道西云泥  
洄此言無為西稱般若此穢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  
是佛無為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以語大道  
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辨宗極者拘於名也案孟  
子以聖人為先覺聖王之極寧過佛哉故譯經者以  
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以滿覺孟軻一辨豈  
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  
義翻為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  
通於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談釋  
典道名通於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  
則真偽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以智度  
為體老氏之道以虛空為狀體用既懸固難影響外  
典無為以息事為義內經無為無三相之為名同實  
異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  
實何疑之有準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昔  
商太宰問於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強記  
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  
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  
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

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人乎孔子動  
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  
必聖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當推佛

釋異道流八

出世三乘域中四大懸如天地異過塵嶽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案山海經西方有云即天竺國也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國又名身毒國也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  
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以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  
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  
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答曰吾子  
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以漢書而答後漢西域傳曰  
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濕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  
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聞之  
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  
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  
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  
乎不然何經典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  
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耶且好仁  
惡殺蠲弊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  
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

足以擊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唯四藏臆博二諦竝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九

絕聖棄智老氏之心黃巾禁厭張家之法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似若自私答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羣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令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沙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以御時或播殖以利世或修正以定亂或行禮以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生獨非一迹故須彌四域經曰寶應聲菩薩名曰伏羲寶吉祥菩薩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瘡於丘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喻弟子妄述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

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於漢爲逆賊戴黃巾服黃布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多名曰治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衆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問說曰今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

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閣中侯而張角  
 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於是始服之曹操  
 受命以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  
 兹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稍還有今  
 既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復且老子  
 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靈異古有專經之學  
 而無服象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  
 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温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  
 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僞皎然急  
 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  
 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  
 造之乃至不視寶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廣濁  
 不清乃有知爲天鼓明陞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  
 鼠爲芝藥資此

或妄稱眞道蜀記曰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嘉  
 平末爲蛇所食于衡奔出尋屍無所  
 畏置清議之議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糜謝  
 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  
 昇玄都米民之山條遂因妄傳

或含氣釋罪妄造黃書祝禱無端乃謂命門抱真人  
 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七  
 九天神地綱七女溺沒不異

或挾道作亂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  
 禍延皇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禽獸用消災禍其可然乎

或章書代德上成兵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生

民枉或鳴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左佩大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  
 掘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卽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輸器物  
 紙筆薦席五糶後生邪濁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門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龜祠  
 社契皆言軍將吏

或苦妄度厄塗炭齋者專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  
 面摘頭懸柳埏埴使熟至義熙初王公

或夢中作罪夢見先凶輒云變怪召食  
 鬼神軍將吏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  
 殺人取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

斯皆二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於上代爰至符

姚皆呼衆僧以爲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

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

人醜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迦弟子稟道

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摭採譎詞以相

扶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

服三者符籙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麤麤者厭人殺

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錄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

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不論唯貶鄙

者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致必有靈命以應天人至於符瑞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龜龍麟鳳此是帝皇之符錄也今大周馭宇膺曆受圖出震爲神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動植效靈仁竝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於具茨澄照淵猷無惑求於象罔牢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絕有無廻踰彼此芻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謂之爲彼九州遼曠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者未窮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寧天朝之多士尚信鬼錄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號田若始求田之義民供趙雀田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宗廓風化於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於天地不見鬼言預經綸之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動歸正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尚美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

道士悉可長年無錄生民並應短壽事既不徵何道之有

明典真偽十

兩經實談爲真三洞誕謬爲偽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經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答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以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自古文大小兩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陽平鬼書於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尚存猶明三皇以爲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寔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襍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爲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蒼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

依張魯蜀記凡有二十四治而陽平一治最其本故也以上清爲洞玄靈寶爲洞真三皇爲洞神故曰三皇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微事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竝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廣

說為誦持故為鈍人略說為誦持故為鈍人廣說為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敷玄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既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奏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即是純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於是乎在

教指通局十一

典康世治而不出生火為局近比王化而遠期出世為通

問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以歸淳反素息尚無為為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以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微佈以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以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云不造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籍施來貴因恭恪賤與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多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天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罹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母

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以愜心徒說將來何殊擊影未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我人歎滅其猶若鑪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於空談之際馳騁於無驗之中答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以拘纏宵并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以方內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於鈞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生制作局云

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綵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蛄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靈移仁壽於菩提徙教義於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於是慧光遐炤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之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即易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

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其董奉忠用魯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算即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杜銘並與春秋符同如來周桓王五十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而滅度至今一千二百五十五年也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於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陽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燭螢入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未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淳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謨莫先剃落而削髮毀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翹聖之方祛嗜欲於初心忘形骸於終果何眷戀乎三界豈留連於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辭九宅寧羅氏族之拘故阿舍經曰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以古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以人天垂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以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亾毫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

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於幽得報於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造惡於顯得報於幽斯理盡然寧不信也易曰積善必之餘慶積惡必之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彊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躓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苦樂即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必感於事緣有彊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弘翹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利在方將盜跖長年酬於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謚之爲穆名實之差起於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刖躄提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爲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之本經

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

修善而得貴從善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變也其猶種稻得

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為緣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

生業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

正瞋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歿神滅更無來生斷見也或

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常見也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為他因或計諸法自然不由因得無因果以禍福之

數交謝於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善惡報應無微於

下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答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

以不化乘其變無窮又羸博之莽曰骨肉歸乎地而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虵形無常主

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以越六典絕

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法有常措人無定則若能依法則眾疑自除也

於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冲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邈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枯於始

心研窮理味者蕩心塵於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已與嚴鄭等跡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為奢

侈上減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

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

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徇於名譽遂使澄源漸濁流浪轉渾僕所以致怪良在於斯覲欲清心佛法鑽仰

餘風覩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愜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浪之形類

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則萬像斯寂

故般若曰色即薩婆若薩婆若即色然色是無知之頑實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極矣哉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

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礙於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卽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開三乘之津廣闢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爲先標勝宗極以塔寺爲首施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淳風遐被震道綱於六合布德網於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於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以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竭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克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恡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苦相駁節蓋髮膚微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翹也錄其

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採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於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尚有礫沙浮水豐金寧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寔多不無五三缺於戒律正可以道廢人不應以人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冲躡寧無總別儒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旣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墳典因之以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爲總子何惑焉儒之爲統子何疑焉於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丘陵之可窄覩真筌之遼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閎覲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遠信絕名言今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略略總括九流信核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

廣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 廣第八

駟側留切 殲將廉切 覘廢廉切 蠹當故切 恂須倫切  
 淘溫無匪切 臺之意 敲苦角切 狷姑法切 讒多切  
 恭貌 撫拾之石切 橐籥他角切 惛枯同 噉同  
 也險勳則歷切 喻許及切 殺苦候切 無罔甫切 噉同  
 然怪愕 穉此甲委切 依胡改切 仄阻力切 硌罔甫切  
 堅不相入貌 依胡改切 依非常也

廣弘明集卷第九

唐 釋道宣 撰

笑道論凡三十六條并啓

周甄鸞

臣鸞啓奉敕令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  
 不揆疎短謹具錄以聞臣竊以佛之與道教跡不同  
 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  
 對佛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  
 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  
 意勃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無所不爲案  
 老子五千文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  
 道富焉所以道有符書厭詛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  
 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大道自然虛  
 寂無爲之意哉將以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  
 家方術以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  
 妄分國於夷丹文成五利妖僞於漢世三張詭惑於  
 西梁孫恩搔擾於東越此之巨蠹自古稱誣以之臣  
 政政多邪僻以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  
 違論其理義首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於  
 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惡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宜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爲儒  
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  
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  
道大笑之笑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  
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  
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覓失守周天  
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毋極縣開國伯臣甄鸞  
啓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稱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  
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於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  
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  
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鬢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  
金杖將尹喜化胡隱首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鑊  
煮而不熟老君大瞋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竝  
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  
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  
月頭爲崑崙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獸腸爲蛇腹

爲海指爲五嶽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  
眞要父母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  
天下將都雒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於此  
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  
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始清氣爲天  
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  
之後老子方變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  
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  
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  
四千八百里有玉京山大羅山高四千八百里  
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  
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  
於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以心爲華蓋肝爲青帝  
宮脾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豎於  
地頭在下肝在上以顛倒故見亦倒乎以長安爲度  
關之年幽王爲開關之歲將以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  
元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  
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

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代代爲國師  
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爲郭叔子既爲國師  
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列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  
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爲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  
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  
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  
子以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卽周敬王  
時敬王卽景王之子景王卽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  
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  
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爲周柱史七百年  
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  
年道門詭號故靈寶云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  
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近世用  
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竝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  
其術仍以年號加日冀有信者從之又云代代爲國  
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既出匡救爲先而夏  
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以賢  
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願將及自  
知死至潜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  
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

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爲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疑三光開明  
青黃之氣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  
微宮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真自然王宮靈  
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  
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宮僚人衆  
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萬重皆結自然青元之氣  
而爲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衆皆同紫微臣笑曰  
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壽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  
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  
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眞王元始天王生於九氣  
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眞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  
九字之位三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玉童玉女  
各三千而侍以天爲父以氣爲母生於三元之君又  
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  
法於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恒沙得道已成如  
來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  
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  
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化

爲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此則先有於道乃有衆生然此爲道之父非衆生所作道既如此衆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衆生神識本來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 結土爲人四

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於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爲像於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僞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氣而得爲人也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姪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大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真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惡善何爲入土像中卽墮八難爲蠻夷乎此土爲

像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真之氣爲癡爲黠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黠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爲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 五佛並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度關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目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於成都喜依言獲之既訪相見至罽賓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燒沈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號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於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罽賓國佛號明光儒童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曰升天王爲梵天之首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罽賓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憤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

不死王伏便利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法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水經云尹喜推老子爲師文始傳云吾師號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喜爲佛推此衆途師第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水經皆言老子化胡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憤陀力王老之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卽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關至天竺維衛國入於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尋闕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闕賓者三老子之妻憤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竝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何爲老化則多經唯二卷不變至於儒童尹喜憤陀佛經無聞於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以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笑且老經秘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番誠有遠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爲道人子爲道士豈以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五練生尸六

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繪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籠庶民用鐵五色石五枚以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卽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筭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繪而今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耶不然之談於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爲犧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啓齒

觀音侍老七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巾帔或以服帔通身被之儉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帔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內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眞皇人解曰梵形者元

始天尊於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瘴丘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以誑百姓爲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日升天陵子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衆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自爾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爲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襲張魯迎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於東爲木陽也佛生於西爲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竝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爲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以女人

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以主生須食也佛會持齋以主死死不食又以女人節食也道人獨臥以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宿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以金爲官鬼金以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於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貴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紘紘全無指的又云道士以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此形骸而興絕粒服氣以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之終爲捕影之論矣又云道人獨臥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亦妄乎

### 日徑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西隅亦令轉形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與前文始全

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圍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與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制極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四面有一面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元者何太乖角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臣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爲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災所不及計太上慈愍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太上道君居大羅之上災火不及猶云隨劫生死自餘

飛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今免死者深大愚駭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爲天子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數也又肺爲尚書府肝爲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以郡大於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謬不可觀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於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男爲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

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於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於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為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詁醜拙困辱大可笑

鳥跡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萬成萬壞真文獨明此之真文卽三洞文也三皇卽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跡之始文也若以伏羲爲三皇者案淮南子云皇帝使倉頡觀鳥跡造文字此則止在皇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以道授韓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張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道授于室爾後

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且問羣臣傳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卽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六十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於蜀入鵠鳴山爲蛇所吞計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云明帝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妄作按漢書張騫爲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尋耶不知騫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普集十五

諸天內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衆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菩臺者真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旣交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復有昆山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



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普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災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災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迷於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太上尊貴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貴尅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貴不可見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於天帝矣言太上尊貴治在衆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衆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入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

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以食兆民於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壽老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剗命鑿臭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上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孫王於長生之國而以五斗之穀請子孫王於神州求剗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於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厲質一切奉佛老曰却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於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於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衆啓請如來三十六

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卽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餘人悟大道而爲國師耶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首尾無據蜀記張陵被蛇噉注而白日升天漢書劉安伏鉞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爲日右目爲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目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於首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齋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

法教授聲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無今天帝怒太上躡地瞑臣笑曰案瞿曇者卽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本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三子旣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聚落號曰迦葉親近於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敕克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於佛而敕佛爲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躡地而瞑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獄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旣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通百遍度南宮耶又案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誠勸之文此之神社爲神爲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

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諒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尚佛經背本頹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飾彫經像以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災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氣不可復理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於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八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無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雨血山崩饑荒荐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災虐政甚於前者以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疎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偽以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灰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

畜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怨憎者癩狂殞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真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挂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十五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懷惡心聞戒不信生謗生謗皆得罪今樹木無情不應獲罪起謗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災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耶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未章殺人或爲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鹽輟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眾望同笑又案漢熒好帝疑其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詛如其無知請之何益故不爲此以事推測常人之智尚識達之况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昧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

乎將不耽嗜糟汁酒淫終歲以理推誠豈得爾耶

###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遙禮闕遂不見而還以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爲首而浪禮北方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戒乃天尊所說何以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水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首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爲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尸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曰三元誠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

子計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以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若作法於後代則今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濫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

###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爪書八方則八氣應之便成人毀符以燒者人隨煙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雞子黃名曰一劫按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

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雞子黃總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歎亦可笑矣

隨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於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災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開光已來亦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恒沙衆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恒與靈寶同出經久劫終九氣改運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於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賜我太上之號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之山災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災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爲妄也又玉京在衆天之上災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

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候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三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唯有中黃丈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昇天爲天神調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卽老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萬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須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爲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爲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爲丹所悞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可爲悲矣

改佛爲道二十九

妙真僞云假使聲聞衆其數如恒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爲道智耳自餘竝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顧歡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於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爲法華也且靈寶偷於法華可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爲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宏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以古來賢達諷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準的

儉佛因果二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衆至恒沙如來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與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於是諸王聞說卽得四果又度身品尼軋子於天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闕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臣

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以自然爲宗佛以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以小乘列四果之梯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聞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清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矣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竝云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竝注見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以飯牛

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以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於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靜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於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以惑衆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以四海爲地脉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山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胤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真真爲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卽太上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六千尺以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

老子引四天王大衆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臥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各爲手簡執以去慢誠於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鑪銅鑪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袖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

禮佛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今右玄真人曰釋迦文以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爲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太宰問孔子聖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以佛爲聖不以道爲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齊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卽佛也此卽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卽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日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高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

術就觀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於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婦唯色爲初父兄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真術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詳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已





唐釋道宣撰

叙周武帝更興道法事

先並廢二氏今更興道法

武帝情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損滅佛宗僉議  
攸同咸遵釋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  
上二教論無聞道法意彌不伏無奈理通衆口義難  
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於內外未逾經月下詔曰至  
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極幽玄但岐路既分  
流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  
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久矣不有  
會歸半驅靡定自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  
訓金科玉篆秘牘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  
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隆嶠  
守積礪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負數  
俸力務異恒式王者施行于時負置百二十人監護  
吏力各有差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  
履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兆樊普曠者愷悖諱  
詭調笑動人帝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當翦髮  
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  
通道鬚爲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

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教乎臣預  
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爾常淨剃髮者冠纓領人  
有問者曰我患熱也云云

叙釋慧遠抗周武帝廢教事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  
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  
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並廢之  
然其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  
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圖塔  
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嚮信  
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  
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  
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  
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敕催各並相顧無色俛首  
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  
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  
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  
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  
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

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  
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  
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  
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  
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  
而妄相遵事帝不荅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  
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  
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  
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  
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  
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  
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  
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  
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  
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  
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  
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卽是孝行何必還  
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  
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  
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

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  
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  
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  
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  
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今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  
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  
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  
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畧盡既克齊境還准毀之爾時  
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  
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卽賞賜  
分散蕩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瀉氣內  
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無悔可措遂隱於雲陽宮纒  
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帖寺  
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  
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  
記云外祖隋左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歿者還活人  
云初歿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我共  
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極受大苦可

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叙任道林辨周武帝除佛法詔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官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王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王上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

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目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

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管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寧小機欲辨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竒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

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林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

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窮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外乖太祖內潤黔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祖康日玄覽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化卽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寧非不孝

詔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微招感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

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旣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興奏曰自國立政唯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荆棘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眞謹卽戒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殺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寧希般若文武

直是二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  
真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  
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  
卽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寧殊拔苦  
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  
於淨土濟濟豈謝於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卽事  
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千徒  
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  
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  
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縑素錯亂儒釋失序  
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衆俗  
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  
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  
陽殺卽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  
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  
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  
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  
與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以道廢俗  
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真

成不可

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  
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  
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  
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  
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廢有何咎奏  
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觀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  
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時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  
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  
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斷既久興期  
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  
非常朕於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  
行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無用非  
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  
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己以惡者  
懷之以踈隔容己以美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  
所見自亂於所聞不可數聞有謫正之言遂便信納  
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僞

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  
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  
妖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  
君子舉厝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  
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  
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今  
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  
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  
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  
寧可爲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頻制若使  
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  
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  
卽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  
卽除過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  
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  
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  
常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  
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

戒善今耐酒之人旣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  
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  
飲猶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心  
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  
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能有罪帶婦懷兒  
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以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  
沈淪淨名以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  
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竒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銛牙爲能後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解  
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竒縉素高尚  
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似空雲  
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  
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  
於割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  
爲善神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  
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  
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  
形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  
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以才有大而無用理有

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鸚雀雛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遂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亡自他齊一虚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各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小則秋毫非小小小無不大則大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爲不適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

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爲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錄在所伸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忠誠林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卽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合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



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卽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法座歎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冲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翦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之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虔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禮上士拓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

叙王明廣請興佛法事

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廣言爲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既鋒辯天逸抑是飾非請

廢佛圖滅壞僧法此乃偏辭惑上先王難明大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兆庶怪望是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論訪求百氏覆審六經驗考嵩言全不符會嗚呼佛法由來久矣所悲今日枉見陵遲夫諂諛苟免其身者國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敬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元嵩六條如左伏願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天威微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伏待刑憲謹上

臣廣謹對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雖則庸愚聞諸先達至道絕於心慮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必爲篤論去迷破執開導羣冥天人師敬由來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不見金夢平陽舜號無爲尚隔瑞光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勝之風頗違諂曲之言難用若使齊梁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爲業於僧坊皇宗絕嗣人飢菜色詎聞梁史浮天水害著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豐國寶殿爲起非勞禮廢窮年土階處之爲逸故傳毅云世人稱美神農親耕堯舜茅茨蓋衰周之

言非先王之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禍雖未至去福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善無近福惡無交禍焉賁斯近驗而遠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國濟俗義貴適時悲夫恐唐虞之勝風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非

臣廣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萬國皈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止千僧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其戾止涅槃經云不奪他人財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詩經既顯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誣罔寺稱平延嵩乃妄論佛立伽藍何名曲見斯乃校量過分與奪乖儀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而誇蟻穴勸以夫妻爲聖衆苟恣嬌姪言國王是如來莫崇諂說清諫之士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交寵勸楚王奪子之妻宰嚭求於近利爲吳王解蒼蒼之夢心知不順口說美詞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爲過罪僧官驅擯忿羞恥辱謫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伸扇動帝心名尊爲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沒三

寶之田凡百聞知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無際天居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異獨何此國賤而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論

臣廣又對佛爲慈父調御天人初中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方髮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云造像若佛塔猶如大姆指常生歡喜心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關古典東修發起孔教誠倫巨有衛嵩橫加非難入堂不禮豈勝不言昔唐堯則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災周置宗廟之禮廟無降雨之力如謂塔無交福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棄若以禮推冥運寤天廟之恩亦可數窮命也豈堂堂而能救設使費公縮地魯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論必須慈祐至如遍吉像前病癩歸之得愈祇洎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苦穰災事多非一更酬餘難不復廣論若夫道不獨偏德無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內心至若輪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修無福是何言也此若課貧抑作民或嗟勞義出包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敗國窮民今旣廢僧貧應卒富儉困城市

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謂之爲諂拜求社樹何惑良多若言社樹爲鬼所依資奉而非咎亦可殿塔爲佛任持修營必應如法若言佛在虛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冥寂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尤開非義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塔撤作橋屏之牆繡像幡經用衣膿血之服天下日日饑窮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聖尚或叵欺諸佛大靈何容可負詩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此之謂也更別往代功臣今時健將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榮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墳祭死殺生崇虛損實有勞無益初未涉言況釋迦如來道被三千化隆百億前瞻無礙後望誰勝能降外道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尺刃五光遍照無苦不消四辯橫流恕蒙安樂爲將爲帥名高位大寺存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兩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縱使不語敬者豈得無徵昔馬卿慕蘭孔父夢周故人重古敬遵舊德況二世諸佛風化理同就使彌勒初興不應頻棄釋迦遺法

臣廣又對令無行富僧從課有理有德貧僧奪寺無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上商鄙吝詎可孔

徒頻貶牧馬童兒先去亂羣之馬放牛豎子猶寵護羣之牛莊子曰道無不在契之者通適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發致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孤稱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權道局執之情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毀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識荆珍謬量和寶醜詞出自僞口不遜費於筆端若使關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也廣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咎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獨見不祇天下怪望事在於此廣既志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別解可用嵩言已往難追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從乞尋改革

臣廣又對竊以山包蘭艾海蘊龍蛇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蛇俱籠則無別是非若蘭艾並挫誰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風二則不惑羣品三則天無譴善之譏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周應千載之期當萬機之位述禮明樂合地平天武

烈文昭翼真明俗賢僧國器不弊姚氏之兵聖衆歸  
往豈獨龜茲之陣或有慈悲外接聰辯內明開發大  
乘舟航黎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鱗固守淨囊堅  
持忍鎧或有改形換服苟異常人姪縱無端還同愚  
俗元嵩乞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動靜日月  
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學人間罕遇若使合國共  
行必應違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教克  
已復禮觸事多違禮云饋乾不食未見與肉而求菜  
者爵盈不飲未見卮滿而不勸者禮極飲不過三爵  
未見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庶民  
不麇卵廣既少染玄門不閑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麇  
卵之民復云何彼不合禮不罷儒服者乎夫化由道  
洽政以禮成榮辱所示君子刑罰所御小人類野耘  
田之法禾莠須分條桑初樹豈當盡柶

臣廣又對忠臣孝子義有多塗何必躬耕租丁爲上  
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沙門之爲孝也  
上順諸佛中報四恩下爲含識三者不置大孝一也  
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經不用反信  
浮言正道廢虧竊爲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  
租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

矛盾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  
姪妻愛子畜生亦解詠懷剋念何其陋哉孝經云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即涉  
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爲不孝之子夫以  
道相發聞之聖典東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  
不行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若欲永滅  
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元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  
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點之殘馬母叛  
姜自招覆水之迹是驗敗國之師不任忠臣之用道  
夫之婦終失貞淑之名嵩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厭  
道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嬖女亂臣計將何別天無長  
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  
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邇同遵豈必孔  
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  
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詞逝廟千載之  
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尅念面像  
歸心敬師忠王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  
之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古逸想清塵  
旣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功猶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百億所尊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羣流之歸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忽使七層九架頽墮構四戶八窻可無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眞明俗聖感應時若待太公爲卿相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爲師訓萬代無羅什法不自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發孔丘墓禍鍾三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災起七年崔皓之說可知衛嵩之言難用仁者不損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無祗只然一罷人身當生何處廣識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對恐傷衆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豈宜驅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傷愚謂此塗未光周德何爲敬儒士以顯尊重

賤釋子以快其意賤金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然土以負水而平水以受繩故直明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怒下愚之見得申仁不輕絕三寶之田頓立天無不覆地載寬勝山包海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內必有忠信一國之裏可無賢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納賢招英簡俊去繁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隨便聽居有舍利者還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慧之士抑揚以開導志寂之侶息言以求通內外兼益公私無損卽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悸菟浮以生冒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德謹上

納言韓長鸞受書內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內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圖澄者乃三百年人觀卿不過三十遠稱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

譯曰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卿今勸立有何意見廣荅曰桀紂失國殷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內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棄是故請

立

譯又問齊君高偉豈不立佛法國破家亡摧殘若此  
廣荅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一則曆數有窮  
開闢已來天下未見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忠君子  
惡居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譯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時引爲口實廣又荅曰公  
謂佛經爲妄廣亦謂孔教不真

譯又問卿據何爲驗言孔教不真廣荅曰莊周有孔  
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陳芻狗猶使百代歌其遺風千  
載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幻妄矣

譯又問丁蘭木母卿引不類何者昔人躡頓木母木  
母爲之血出高祖破寺已來泥佛石像何箇出血廣  
荅曰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  
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  
見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獨偏責泥木石  
像不出血卽便停棄

三月一日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駕發還京皇帝  
出北宮南門與上書人等回辭受拜拜訖內史拓跋  
行恭宣勅旨日月雖明猶假衆星輔曜明王至聖亦  
尚臣下匡救朕以聞德卿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尚文

書既廣卒未尋究卽當披覽別有檢校卿等並宜好  
住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漸澆淨不  
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高祖武帝所以  
廢而不立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  
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  
場敬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先來早有傳氏得知先相言佛汝後漢中原未之有

反稱無五逆重映目臨承劫也

信歲曰虛魏晉夷虜信者一分始備汝既誦言夷虜

中夏是詐矣竿融託佛齋而起迎逃竄江東呂光假征胡

而叛君峙立西土歲曰時人賊融誦云結聚呂光征

亦不內僧叛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大半雜華歲曰悲

居西土也出於未劫惡世有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

緣得度正在於斯中倒說妖胡浪語服儒士貴金口之談曲類蛙歌聽

之喪本鼻同鮑肆過者失香歲曰發汝鞋聲揚文鮑

寧不失香附面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造生

自受其辱斯言信矣天撞華

脫苦之因勞役工匠獨坐泥胡儀像聖尊也

夏之洪鐘集蕃僧之偽眾鐘曰鳴百練之神動淳民

之耳目索管私之貨賄歲曰感信心之耳目女工羅

綺剪作淫祀之樁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冢歲曰女

造續命之樁巧匠金杭梁麪米擗設僧尼之會香油

蠟燭枉照胡神之堂歲曰杭梁米麪手陳福田之剝

削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日

中不事二親專行十惡歲曰捨二親之恩愛修十善

也歲月不除姦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

漢高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歲曰圃丘

殺牲各豈如佛戒不殺為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

先校量是非斷可知矣建社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歲曰緣感則興事

隨顯隱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

役之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歲曰昔獻子

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

無事為羲皇之民歲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羲皇之

詞者臣奕誠惶誠恐歲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

誠恐能了者矣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

謹言國官民事不可也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對傳奕廢佛僧事并答釋法琳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

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

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駮黷四海沸騰波震塵飛

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

時警羽檄竟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



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止教陵夷聖上典弔俗之心百姓順昊天使命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序人倫功蓋補天神倅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以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紹軒羲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傳奕所上之事披覽未遍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未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孰何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庭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媿苟求進達實未能益國利人竟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受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

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言辭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即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聚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流竝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竝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是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不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心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列子云昔商太宰誥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

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愆以此校量推佛爲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文證不少豈奕一人所能誇詭昔公孫龍著堅白論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鑑良可悲夫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式閭封墓典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者案堯舜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器局含弘好善爲樂邁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

序六條德旣寡惟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之園醜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窮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呵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勃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頌絕謹啓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統論其教虛多實少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箇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也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承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

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案孔子經書漢魏已來  
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  
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  
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  
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  
度得道如佛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士張陵使往  
東方詣佛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中供  
養金像轉讀佛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  
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  
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  
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  
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  
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  
自在其下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  
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  
者當隱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也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華願燒栴檀香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又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

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志經云道以齊爲先  
勤行當作佛新本並改云勤行並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又  
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  
公禮拜兩手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  
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  
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人也  
仙公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昔與釋道  
徵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徵法開  
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仙公起居注  
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  
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  
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  
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市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道上品大  
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  
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  
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云道士陶  
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曰施散佛  
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少報多

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太傅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也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萬苦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泉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過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鑄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

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史錄曰吳太宰詔問於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彊人衆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僞難明自非久處未可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誦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與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誦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辨案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潔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

國家請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

奕云寺多僧衆損費爲甚絳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遺胡僧二人傳示胡法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世已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歿二親及經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課立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謂之仁人況佛爲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興佛道卽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開皇之時

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臬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對曰秦史記歷帝紀王儉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禹生於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狄吞燕卵而生契伯禹割母背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竝應天明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

可生處僻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現尋釋迦祖彌蓋千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閻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案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葱嶺之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

奕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朴以世無佛故也對曰史記淮南等云黃帝時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坂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戰顓頊時龔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又誅三苗於左洞庭右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鳥羽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

豕於大澤殺九嬰於泗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飢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逢囚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二十七戰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銷金爍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妲己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剗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躬懸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採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採芑又云宣王南征上來所道竝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爲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爲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爲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以史闕

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的證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仲時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今非子放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紀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祕書楊珣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霸統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

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對曰夫理實深據言資實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年堯則翼蓋傳聖舜亦仁盛聖明如尚書二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

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竝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早磨滅陶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拜箕十五年泥箕十二年夏單十一年夏發十一年書云舜禹之有天下也巍巍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非食皁帳絺衣而盡力於溝洫為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勤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寒泥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竝相次作亂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箕逆由誰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之野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外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朴之世爾時無佛何為爨起蕭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三年僖王五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元王八年烈王七年靜王六年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哀王三月思王五月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謚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式間封墓休牛放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周武滅佛壽祚更窮子孫披猖須臾運徙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昭王五年滅周後始稱孝文王一年襄王三年始皇三十七年胡亥三年子嬰四十六日周顯王五十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年世之紀陶公竝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為長指虛為實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偽殺扶蘇矯立二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文帝乃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非嫡漢初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宮南越不賓乃習水戰孝景時吳楚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為乃爾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二十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後漢書云光

武撥亂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鳥白鹿嘉瑞備臻兆民胥悅慶垂沕汨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澤論衡等書竝云後漢嘉祥不慙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長年隱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

奕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王殺之孝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

出陽  
野史

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二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四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備預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小宛等八國竝是葱嶺已東漢城胡國計去長安不

經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逆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謫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

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時佛法始來者對曰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象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忽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竝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毗羅城刹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舍時於嵐毗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佛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杜氏注解云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符合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



臣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閻浮提我此漢土九州之內竝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歲也塔興周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齋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乃囚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毋自稱曰余遍尋典籍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四人

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卽其時也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卽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屬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卽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爲證矣雖遭秦世蕪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揚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袈裟勒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驂騑八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攘之據此而推同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益爲明證矣又漢武帝鑿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餘灰也方朔旣博識通人生知僞異無問不酬無言不

答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興行勝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既去世阿難總持一言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竝題木葉致令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經本爲漢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經像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門衛道安等竝爲記錄總其華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譯經律論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四魔之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民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誰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久懷蠱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嶽之辜長惡不悛老而彌篤乃以生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并蛙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爲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聃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然枯鎚不碎於今見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爲儔乃欲毀

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汚點朝野實可歎矣

奕云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準上以談此土先聖亦未可弘矣至如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宋伐樹衛削迹陳絕糧避桓魋之殺慙喪狗之呼雖應聘諸國莫之能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暗臣姦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因逆亂滋甚篡弑由生孔子乃俯俛順時逡巡避患難保妻子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與逝川之歎然復遜詞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返袂拭目稱吾道窮雖門徒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於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此而論足可知也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爲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

奕云寺饒僧衆妖孽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涼道密魏孝文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竝皆反亂者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竝無此色人出何史藉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案前後漢書卽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

赤眉等數十羣賊竝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之家焉後為益州刺史任魯為督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既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其眾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合集部眾竝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為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者眾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能揚惡專論人短豈是君子乎魏志曰張魯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學道在鶴鳴山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為天師衡為嗣師魯為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宗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化民符書章禁為中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號為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治頭有病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遺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

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服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眾初起潁川作亂天下竝為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出魏書孫思習仙而敗晉出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出宋書于吉行禁殆以危吳出吳書公旗學仙而誅家出華陽國志陳瑞習道而滅族出晉書魏華叛夫出山陰縣志張陵棄婦出魏書子登背父衛叔去兄出神仙傳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妖孽妄談吉凶姦由茲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俗為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眾僧不論儒道二教至如大業末年王世克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月李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為不道事偏理局黨惡嫉賢為臣不忠明矣

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但欲修序彙倫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

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反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及養生齊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讚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且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窠塊五常之俗譽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質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疑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誼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而無內處大則大也而無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見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前入則梵王從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靈森然翊衛演涅槃

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殿龍宮之旨玉謬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風於萬古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蓋是蒼生歸處於時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化之徒如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人天故無得而名也旣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哉不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迺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舍利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畫滿月於清臺之側表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北翻辭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殷歷金陵



廣弘明集卷之十二

唐釋道宣撰

大對傳奕廢佛僧事并表釋明槃

僧明槃言槃聞三皇統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遠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訓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虧故漢武欽明見善而弗及顯宗睿哲體道而弗居遂能紆屈尊儀甘泉禮金人之瑞翹想夢寐德陽降銅像之徵於是秦景西遊越流沙而訪道摩騰東入跨葱嶺而傳真遂得化漸漢朝寺與白馬之號道流晉世利建青龍之名其間盛寫尊儀競崇寺塔騰慧雲於落仞涌法水於窮源驅有識於福林登蒼生於善地開闡佛法昭化愚矇故得永平季年嘉瑞珠集慶雲流潤湛露凝甘澤馬騰驥神雀翔集朱英吐合穎之秀紫葩生連理之枝可謂不世之奇徵非常之嘉瑞者也於是西域入侍南越歸仁偃革休兵銷金罷刃豈不由感聖降靈奉戒行善精誠昭著貫達幽明者哉故書云天生神物以祚聖人無德斯隱有道則見著之惇史可得而詳惟我大唐膺期啓運握機御曆誕命建家初起義則道叶百靈始登圖則威加萬國故世克化及授首於東都建德武

周觀身於北朔荆吳剋定秦隴廓清方應駕七寶而飛行導千輪而輕舉巍巍弗與蕩蕩誰名功既成焉事亦畢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護故莊嚴總持再興九級沙門釋子更度千人像化彌盛於前朝寺塔更興於聖世方頂戴三寶弘護四依合掌低頭忘帝王之貴歛心屈膝盡至敬之誠槃自慶遭逢屬此嘉運方願息心淨刹畢志玄門慄厲六時以酬聖世之德翹勤五體用報罔極之恩而奕忽肆任言上聞朝聽輕辭蔑聖利口誹賢出語醜於臯音發聲毒於鴆響專欲破滅佛法毀廢衆僧割斷衣糧減省寺塔其故何也奕曾爲道士惡妬居懷故毀聖劣凡讚愚勝智以下誇上用短加長違理悖情一至於此但讒言害德偏聽傷賢故宋受子罕之言囚於墨翟魯信季孫之說逐於尼丘二子之賢弗能自免八條之誦或累於人然後主上欽明弗容讒應縱其三至寧致一疑但浮雲在天白日有時虧照遊翳拂日陽精爲之不明而傳奕浮辭迷於視聽情理眩惑言語混淆弗可專聽豈應偏信請共決對存毀分甘槃忝在縉徒預參法侶忽聞誹謗寧不深傷縱迴刀割心未以爲痛抽刀斲髓詎以爲殘謗讟之深傷酷甚此經云亡

身護法沒命弘道此其時也方抽腸瀝膽報邪逆之仇讎申表獻誠雪師父之謫辱冒昧忤聽追用驚惶謹言

謹奏決破傅奕謗佛毀僧事八條列之如左

第一決破僧尼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兵強農勸事繫聞至理絕言本出毀譽之外玄宗離說寔超語默之端然物情不悟寄言深淺世道多惑假示精麤故有內外道殊邪正說異凡聖位別大小教分若以同會一乘豈執之以謗佛終趣極果不封之以謬真譬于川之赴滄溟萬流之歸巨海內外明證豈虛言哉故法華言於諸過去佛現在或滅度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涅槃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究竟皆當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輪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又靈寶洞玄真一經云衆真高仙已得佛道又靈寶太上秘要經云各於現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門終須齊入唯一極果要必同登苟執異端自貽迷墜近代學者率意庸愚僣竊真言安置偽典故五道輪轉託作仙經三千威儀假稱道戒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轉爲金闕本行迴爲本相佛言題

作道言橫託佛法之威儀倣習衆僧之法式或持真當偽詎識是非讎正入邪豈知顛倒事同癡賊竊孤裘而反披有類愚夫盜珠璣而倒著如斯條類數亦衆多略舉二三不可覯縷但傅奕曾爲道士身服黃衣不遵李老無爲之風專行張陵兵吏之法或身爲米賊聚斂無端名稱鬼卒呪咀寧息湯沐梳櫛與俗既同耽荒愛慾將世何別加以內懷嫉意外肆狂言誹謗紛紜罵詈重疊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條次第決破願垂聖鑒少詳覽焉奕言衆僧剃髮染衣不謁帝王違離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幘冠巾應拜時君在家侍養爲忠孝不今既不然而獨偏責夫論忠者事君以盡命狗義以忘身孝者奉親竭誠存沒以資濟故道安直諫以輔秦佛圖忠言以匡趙目連捧鉢而餉母釋迦擔棺而葬親寧國濟家豈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張魯亂於漢朝孫恩反於晉國陳瑞習道而夷族公旗學仙而滅門亂國破家豈有忠孝也又言衆僧仇疋內通衣形外隔天胎殺子違禮逆天者今道士既含氣修齋交接受道應護胎生子順禮合天此則伉儷久成陰陽本合而無產孕真是天胎宜簡令作民使其養子增加戶口添足兵丁豈

非益國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萬六十已還簡令作丁則兵強農勸者夫論兵強者尋衆僧之類稟如來之教食唯米麪之素供唯茅蕪之質體瘠力羸心虛氣弱不折生草詎踐蠅蟲習忍修慈好生惡殺對敵多怯下手必疑徒勞行陣無益兵勢也如論道士人足數萬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雞肫祭醮要求酒脯鸞膾醅醪恣其醉飽體肥力壯心勇氣強安忍無親惡生好殺臨陣必勇下手不疑列以軍伍決強兵勢若校其力則道士強論其德衆僧勝去取之宜斷可知矣若言躬耕力作以爲農勸者此由局見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禮齊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業成故漢書貨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讓伎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議稼穡於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樂其業故得財成天地之宜用資國家之利今者衆僧亦各有業論其內以慈忍推心卽是士之仁義語其外權巧化物卽是工之伎能談其行以施報相酬卽是商之市井語其道以自他兼濟卽是農之力田此則克誠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動天地運慈心以降澤布恩惠以潤時

故善政者驟雨隨車飛蝗避境隴麥雙穗成禾九栽蓋由善政之功匪唯勸農之力者矣又言欲令衆僧拜謁帝王編於朝典者此之一見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墜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勃無道已有此論朝議不從云沙門釋子剃髮染衣許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禮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鉢盂錫杖豈廊廟之器而玄悖逆固執不悛既屈辱三尊飄蕩七廟民怨神怒衆叛離軍敗於東陵身喪於西浦覆車明鑒孰不誠哉我大唐皇帝命聖挺生應休明之期當會昌之運止塗息炭拔溺濟沈弘聖教以訓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歲稔氣阜時昌至德玄功疇能殫紀加以內懷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輿而歸依降冕旒而迴向故得八方稽顙萬國朝風豈責離俗之人今備在家之禮今道士披褐執板戴幘冠巾旣服臣吏之衣須行朝謁之禮昔天師貴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賤夫須跪卿相宜令道士習其師法朝謁帝王參拜官長編於朝典不亦宜乎論言案漢魏已來時經九代其間道士左道亂朝妖言犯國者披閱圖史何世而無後漢獻帝張陵張魯許說鬼語假作讖書云漢祚滅後黃衣得天下遂與鉅鹿張



角遠爲外應造黃巾披黃帔聚令徒衆誑誘愚民謀危社稷尋被誅滅故禮云左道亂羣者殺之今者道士不著李老參朝之服乃披張魯亂國之衣師弟相承賊行不改人數既多共結賊黨或致窺覲寧不備預計數有五萬簡令作丁年稅貲租歲產男女則利國益民強兵農勸如槩愚見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違禁者廢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鬱茂姦邪既遣徒衆肅清豈不善歟

第二決破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爲有德之君者槩聞法身無象應物有方故假現全身置于多寶之塔權分碎質流乎阿育之龕故能聚散隨緣存亡任物聖力權變不可思議但佛生天竺隨其土風葬必關維收必起塔塔卽是廟廟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國家宗廟社稷類皆然也但如來滅度一百年後有阿輸伽王鐵輪御世以威德使鬼神修相力興靈廟故八萬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而就詎勞人力自是神功豈以凡夫之情而疑聖賢之事何異斗筲測大海尺寸量虛空其可得乎舍利東流吳王割感僧會稽請丹誠至而忽臨孫權驗試砧碓陷而彌固於是騰光上徹照灼斧戾

之間發彩傍通鬱映巖廊之下會時欣躍廣讚威靈爰及朝臣聞皆信伏卽爲建塔并置伽藍緣是江左大弘佛事豈若太上骨朽於關中別無舍利天師體葬於蛇腹詎有遺身靡所依憑便生妖詐聞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遺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陰玄壇乃老鬼之廟若言舍利胡骨理勝狂豕之陰佛圖胡冢寧同老鬼之廟豈可以高下相況等級寄言故今道士見舍利如眼梗詎肯歸依親浮圖若心刺專謀破毀徒懷邪惡其可得乎歷代已來爲帝王者並夙種善根多懷正信傾珍造塔撤寶崇真皆欲伸其追遠之誠致其如之敬故繕興九級備盡莊嚴式構百梁窮其壯麗致使貧人捧奠則梵宮立成長者絢繩天堂卽現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識之徒弗能悟矣論言案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且五種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勝殿位卑而處高臺不以恩惠感人專以鞭撻使物致神祇憤責民庶呼嗟故史官貶

之以爲無道又身沒之後感造墳陵費損萬金勞役百姓於是骨肉消散靈影滅無年代寂寥感福何在我釋迦應世德位獨高道冠百靈神超萬億聖中極聖德過千聖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豈伊秦皇漢武而較其優劣者哉佛則德高而居勝殿位極而處高臺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撻使物自有帝王喜捨靈神影助滅度之後爲興塔廟舍利不滅威靈尚存毀之立見惡徵破之眼看致禍故吳主孫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無報應掘得銅像令置廁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頭云今八日以灌爾頂須臾之間卽患陰痛苦毒難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禱靈祇都無降異後聞說佛方乃驚惶自慨前過卽遣迎像香湯沐浴叩頭謝過應聲卽愈緣是生信戒懼終身又宋臣謝晦身臨荊州城內有五層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勃先無誠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毀而出之於是自領軍士直至塔前衆皆戰慄莫敢舉手晦遂嚴鼓駭逼軍人撞擊龕門破斫尊像俄而雲霧闇地風塵漲天晦及軍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隨落遂成惡疾遍身癩瘡不久叛逆尋被誅滅此事並如宋宣驗記說略依記傳疏此事條示諸未悟曉其心

目耳如槩愚見釋迦應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時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請而存之李老棄世止尚虛無在世之時全無館舍今之奢競請宜省之

第三汰破諸州及縣減省寺塔則民安國治者槩聞在昔明王恭已南面智擬天地不自慮也辯雕萬物不自說也何則勞於求士逸於驅使之任役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訪道宣室思政明堂撥務分司公方授職八愷並列十亂當朝用能保乂國家克寧社稷於是弘慈悲之化緩賦而恤貧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獄敷德澤遠至而邇安定成功制禮而作樂斯爲至治可得而稱故書云治國以安民爲基安民以良吏爲本若得其人則國安非其人則民亂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國安民者也然須崇善建福樹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靈廟豈可毀塔廢廟併寺逐僧靈祇爲徵禍福須慎而奕凶勃專肆狂言聖朝明鑒理無致感論言竊見標樹爲社立甄石以稱君累土成壇束茅纂而爲飾至於急危求請微有威靈雨旱祈誠片致恩福况佛神儀巽爾靈相儼然而欲輕毀其可得也自漢明感夢寺興白馬之名孫權驗瑞塔始建初之號自斯厥後相係而與向若神道泯無帝王豈應

敬事威靈歆滅國主寧復遵承並以目驗身臨故使歸依迴向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與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歛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逆釁弗作至孫張魯禍亂方興起於漢中爲曹操誅滅自爾迄今羣孽相係依託治館恒作妖邪故漢順帝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何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爲道士陳瑜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歲月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號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晨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殿中桓秘等覺知與戰尋並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粲妖言惑衆行禁步崗官軍收掩尋破戮滅至隋開皇十年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

漢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此經月計所姦女出數百人後事發覺因遂逃亡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與惡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厭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興以去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去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聞道術被送東京至梁漢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假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則張喉大語領納通傳入闇則噎氣小聲詐說禍福遂今正直檀越幾致迴向邪曲愚夫理宜尋信道士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閬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乘鞍馬覲師衣巾多料祭盤倍科醮物酒脯雜味任彼所須同至窟前再拜祈請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咽聲質時

呵之望卽款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槩緬尋圖史博究古今記傳所聞眼目所見左道亂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爲鑒誠願垂照覽宜簡除之如槩愚見若行李老清虛之道依而存之若習張陵雜穢之法糺而廢之此則蕩彼妖邪去其殘賤可謂止暴息亂豈非治國安民者乎

第四決破僧尼衣布省齋則蠶無橫死貧人不饑槩聞稟和合之氣成虛假之身外命所須藉衣食以資養內報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資之衣食不可過費行廉恥以節之故遺教經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著壞色衣以捨飾好斯爲明訓孰不遵行但如來制戒對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寬急上則制之以急使其頓修下則授之以寬令其漸進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糞掃下制寬者食許兩時味通酥乳衣開十長服許繒綿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凍餒沈痾之士體困飢寒須給其衣裘資其藥石此則上根不假眾具自爾證真下輩要藉資緣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節僧尼衣布省齋濟貧活藹者計僧尼一齋止餐一鉢一著唯衣數縑而言損田夫十口殺蠶十萬者

計道士一醮酒脯百盤一年命綾千疋應損千軍之食殺萬億之蠶而突知道士損多揚癡不計僧尼費少子細編論此全黨言君子弗聽如槩愚見宜斷道士醮祭及以命綾此則有益於國家不損於民物若縱而不禁損國害民聖上欽明寧不鑒照論言尋道士盟經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後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臥息三千威儀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尋靈寶智慧上品十戒創首卽言不色不欲心無放蕩又消魔智慧經言見人妻子願出愛獄道士稟承理應遵用而建首不行專事違犯何者戴巾執板似欲依經而畜婦養兒還成破戒此則公行色欲竟不知慙故違經戒寧應有愧何異雞雀對戶交欲而無羞狗豕當衢行姪而無恥多飲醜水忘失思微縱恣六情違犯十戒初之一戒旣破不持後之三千理廢無用符錄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經真人內朝之律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接使四目二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相對陰陽旣接精氣遂通此則夫婦禮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不可修以此出家寧寧可出顛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兒理豐智慧觀音戲伎實足權奇不同祭

酒亂朝癡無智慧天師蛇螫詎有神通夫免禁釋囚諸佛大慈拔苦除害觀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詐誘而覓財報德出心豈迫憎而取物若觀音慈悲拔獄卽是該囚天師行禁殺怨應爲斬士然佛觀善則勸聞惡則憐慈悲平等怨親無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師事五將三神四司九府受呪咀之法行禁厭之符怨者令顛狂失心憎者使驚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惡神人間之殺鬼也如槩愚見今時道士塗炭合氣禁呪章符此並非李老正言乃是張陵邪法妖惑誑詐損國害民請宜禁斷息其邪僞也

第五決破斷僧尼賸貯則百姓豐滿將士皆富察聞八大覺行以少欲標先五比丘名以乞士爲最故少欲省事無復經營之憂乞士任緣寧有藏積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又周禮云積而能散積而能散則行合禮那多藏必亡則言符聖旨尋老子行無爲之道專任清虛修寂靜之心弗營世務然今道士都不遵承故二錄大齋三元慶會招合愚黨誘誑迷徒設廚食以邀賓置酒鮭以待客遂使監齋分肉事等庖丁觀主典鮭還如屠士肉須乾腊雜血便吞酒使清醇

半糟卽歡饗餐難滿縱恣無厭加以多料綉綾以爲命綵廣科黍麥持作道租徇此興生積聚盈庫因斯番轉賸貯連倉溪壑之心寧知滿極至於高門仕族判不歸從下姓田夫偏來湊集非是崇其道法直爲貪其酒鮭猥雜繁多弗可殫述加以徒衆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門多是貴勝在觀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後施身入寺供養衆僧隋帝之時秦孝王兒捨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聞一帝王施身入觀未曾見一王子出家事道自餘高門士族貴勝豪家或有夫婦相辭俱時離俗男女相勸同共出家目見耳聞何待言說若言斷僧尼賸貯令軍民富足者夫論貧富皆是業緣貴賤並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惡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謂貧乎與之銅山專任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捐園則猪噓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之

王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弗可與奪也  
論言案經所明業果不謬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斯理  
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經據理彌益其深迷且依書  
指事以開其淺識何者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  
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懼側身  
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  
辛之時有雀生鳥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  
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豈非爲惡之  
有殃也如奕所言將生時之實貨買死後之虛名意  
謂生時布施死後無報愚闇之甚矣可與言眼見春  
時種種空竭倉儲秋收冬藏充物府庫故施有來報  
感胎氈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銜珠之與負鹿此並  
經籍明證何可致疑又言禮佛不得尊豪設齋不得  
富貴者尋國家太廟先皇之靈百神陪侍萬民恃賴  
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處尊名臣吏鞠躬荷寵靈  
而享富貴况佛法王威神高遠德過千聖道冠百靈  
禮拜祈誠理當富貴歸依懇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  
以濟餒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一齋以供大聖寧無福  
祿相酬科類而言理無致惑如槩所見踞貯有二一  
則是衆佛已先聽二則是私如來久制此開衆禁私

大聖明訓宜令道士習此成規禁私開衆漸學佛法  
故春秋云齊桓公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夫禮  
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大國用之小國習之今  
道習於佛類同此也

第六決破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  
桀聞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年地之中央也故有  
輪王迭出聖王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  
萬國開平等之化和怨以睦親扇慈悲之風勝殘而  
去殺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勞民以之治  
自大劫將邁淳風漸澆至德云衰正氣斯殄於是五  
濁鼎沸三災競起十六大國各擅尊名八十聚落咸  
據封域競尋戈劍爭事廢興彼此貪殘更相屠害故  
釋迦愍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教勸善以誘賢制戒  
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比乎中原  
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僞典籍  
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  
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  
返素還淳比於釋迦其揆一也若見言帝王未有佛  
法之前則大治年長有佛法之後則虐政祚短不得  
事佛像不得讀佛經者科類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

前則大治年長有周孔之後則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豈然乎但無佛無法人不知遠惡以修善無禮無教世不識事君以養親以此而推禮教不可一日而虧佛法豈得暫時而廢也論言尋奕所引自後漢光武已前無佛法則祚久長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從漢明已後爲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驗奕此言知其庸闇雖引圖史弗究始終緬尋上代已來爲帝王者或一身而絕或累世而亡如帝孳少吳治政繁雜九黎作亂其嗣不肖一世卽亡帝孳亦無正嗣治不滿朞一身而滅自後唐堯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絕滅夏桀殷紂並皆暴虐爲臣所誅其間或爲臣而篡君如羿之與寒浞或爲弟而奪兄如仲壬之與雍已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廢父也暨乎秦室趙高之殺二世臣殺君也至前漢呂后亂朝王莽篡政此豈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漢明已後迄乎蕭齊皆爲崇佛法虐政祚短至於宇文旣破滅佛法應善政祚長而奕盡蕭齊則論至宇文不說非但誑惑民庶亦乃欺罔聖朝以此而論事合繩幼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無道君臣猜貳兄弟相誅陵蔑聖賢毀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條

帝王無佛法則虐政祚短有佛法則善政祚長近代同知寧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處重須慎機密無得妄言故古者聖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而奕不慮禍福專事妖邪或置後引初惑隱首露尾藏護道法誹毀佛僧唯事偏辭竟無正語聖朝明鑒寧不察哉如槩愚見帝王欲得祚久年長者必須興隆佛法樹善修功慈育羣民勝殘去殺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納忠諫之言遠佞諂之說如此則三十之期自遠七百之祚悠長故淮南子曰夫天下有貴而非位勢有壽而非千歲適情知足則貴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第七決破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槩聞仲尼逝而微言絕弟子喪而大義乖自爾詩書紛然淆亂至秦皇焚滅典籍散亡漢武聿興文藝還闡至於處大庭之館居玄宮之室習無爲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謙挹爲德甲弱爲心專任清虛杜絕仁義務存嘉道委棄身名九流之中則道家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道流者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蓋一家耳至於建康莊之第築碣石之宮闡儒學之宗弘文藝之術興邦制治

導俗訓民禮樂緝修憲章攸序九流之內儒學之流也故漢書藝文志云儒流者蓋出於司徒之官辨陰陽明教化宗堯舜師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學所傳也九流之中二化爲最百家之內兩學爲先用各有宜弗可廢也何者道法是虛無之唱而違俗不可以救弊儒術乃教化之談而順民可以導物考而言之非無優降尋李老專任無爲止求自度心無廣濟行闕兼他片同聲聞之自利也故清淨法行經云摩訶迦葉化爲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無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謬也孔子以術藝訓人禮教齊俗少習利他漸學兼濟片同菩薩之利他也故清淨法行經云儒童菩薩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復有兼濟法行之說理豈虛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經教迹乃分理致終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與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豈不云胡教來此漢人亦不得受科類而言升降懸矣尋佛是大聖化滿十方遠降威靈漢明親觀君臣欣感民庶歸心故遣使西行遠到天竺摩騰隨至傳化迄今周孔少聖德局一方不能遠降威靈使彼親感故西域之人無緣主信亦不遠此迎周孔之經爲此禮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論言

尋辛卯夜明睿史傳其化迹丙子星救漢冊記其威靈然後像教西移法流東漸自摩騰降漢創譯真言爰多入隋感齋釋典藤皮貝葉遠傳天竺之文玉牒金牋近翻震旦之語爾來流演迄至于今從漢明已來時經一十五代譯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經律記論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並梵音所演天竺所傳論其龍窟經厨十分而未盡驚山法藏萬倍而何窮今之所翻蓋少多耳考其帝代尋其圖史典誥明據奚可致疑緬尋道家所注經籍昔無今有真少僞多如藝文志明於道流雖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虛自守之道自餘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後漢書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十八觀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攝摩騰竺法蘭等將佛經像來到洛陽傾國敬崇率土歸向信等內懷惡嫉求欲校量盡將道家經書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當時對燒並皆焚燼善信等慚憤感激而死以此而推漢明之時道家經書只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雖有多軸非盡道經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



說餘二百三十五卷乃黃老等諸子之書自爾已來過此數者並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爲正餘者並非而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表云有二千四十卷復過前數幾許浪言請問道士後出之經爲是天尊更說爲是老子前陳縱使說經應有處所爲是何帝何時何年何月如必有據容得流傳如其詐妄理合刑削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三皇經鮑靜所製開天經張洋所造化胡經王浮所製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爲道教偷竊釋典持作老經前已略陳不能重述似貧人罄窘盜他寶爲家財飢者困窮噉芻芥爲美食如槩所見老子二篇正是道經依今行之自餘諸部皆是妄認事須正之庶知道與佛殊李將釋別則使鼠璞不濫雉鳳條分後學之徒豈應謬歟

第八決破統論佛法虛多實少道人假說緊聞真身絕待非形方質礙可求至理出情豈言談語論可得

大矣哉蕩蕩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絕乎真一之表於是四句頓亡百非洞遺窮言極慮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識悠悠迷情蠢蠢縱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長昏故大聖垂慈志存拯拔於是開五乘之迹通四辯之音非身現身身滿於法界無說示說說遍乎大千故有微塵化身分散而莫盡恒沙法藏流演而無窮故須彌圖經云寶應聲菩薩化爲伏羲吉祥菩薩化作女媧孺童應化作孔丘迦葉化爲李老妙德託身開士能儒誕孕國師又涅槃經云所有經書記論伎藝文章皆是佛法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莊皆是菩薩化身所收文字圖書詩章禮樂並是諸佛法藏所攝文理昭然豈爲虛妄而奕執言謬理覩化迷真專以形迹見譏名器相局將泥木以毀聖持鑄畫以難真然鑄畫代真寧是真佛泥木表聖非即聖人故佛有覺名假名非實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爲今因像以悟真非實以施名爲今因名以悟實無名無實悟者所以豁虛非像非真造人所以玄會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極也而奕闇於深理迷於業報弗矜身後唯計眼前若言欲求富貴唯須壯馬負鐵効力疆場不須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

武周壯馬最多世充厚鉀不少効力征戰固守疆場常應富貴今者在若言欲得布絹豐饒穀米成熟但栽蒔桑麻積聚爛糞不須寫涅槃千部誦法華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廣占桑田薛舉大足馬糞長應積殖多納倉厨今復何在若言欲得糧貯充物耕獲弗怱但開渠引水灌畦注埴不須轉海龍王經十部以求雨潤者蕭銑據有荊州堤堰倍常沃潤應課收納保據封疆今復何在以此而推我大唐皇帝內則樹善憑福外則應天順民故得華戎率從羣兇授首倉庫克物封域廓清若非內外福響豈能刻定艱難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讀孝經一卷孝子二篇不須廣讀佛經者尋此經但明世間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處俗躬耕奉親以竭力出家修道遵法以興慈竭力者各現前之小恩興慈者報將來之大德雖暫垂敬養似若慢親終能濟拔方爲至孝斯則利沾三世豈唯旦夕之勞恩潤百生寧責晨昏之養校其在生勝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尋老子絕慮守真亡懷狀俗捐親弗顧棄主如遺豈論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

患乎此全馱身棄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貴身有天下者可以暫託不可久也河上公注云人君貴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則可暫寄不可久居此令捨俗遺榮不可以治民也尋傅奕負恃凶頑輕弄脣吻辭繁理寡語少罵多縱瞋毒以中人逞惡言以迷俗於是臯音醜氣稍滿村閭鴉響毒聲漸喧行路遂令無識邪黨唱快相傳達見士流傷歎憐愍而偏護道法憎惡佛僧物類相感人畜同爾有類蚩尤之犬吠於軒轅盜跖之徒惡於夫子弗可怪也但奕觀佛法尊高衆僧貴勝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感宗朝臣頂戴寺塔宏壯齋供充盈民庶爭歸士女奔湊至於玄壇之內事等荒村治觀之中還同廢社時因祭醮託酒肉以招人或賴吉凶假送餉以來物故微沾識解弗受欺誣少有信心豈從迎請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使虛構浮辭強相挫辱罵詈極其醜氣呪詛窮其惡言誹謗弗忌殃尤譏毀寧計罪福縱令眼前焚蕩不稱其心手下屠刑寧厭其快書云民惡其上獸惡其網斯之謂歟昔崔皓說魏太武令破滅佛法殺害僧尼自於家內禮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矯誑即便誅戮曝屍都市敕令行人咸糞其口太武還興佛法敬事



唐釋道宣撰

辨正論 并序

釋法琳

有黃巾李仲卿學謝管窺智慙信度矜白鳥之翼墜  
駭嵩華負燭火之光爭輝日月乃作十異九迷貶量  
至聖余慨其無識念彼何辜聊為十喻曉之九箴誠  
之用指諸掌庶明達君子詳茲而改正焉

十喻篇上

外一異曰太上老君託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釋  
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開右脇而生內一喻曰老君  
迦常託牧女而左出世尊順化因聖母而右生開土  
曰案盧景裕戴說常處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  
周弘政等考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及堯舜是也  
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踰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  
莊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  
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檢道家  
玄妙及中台朱韜玉札等經并出塞記云老是理母  
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說尤假謬談也仙人  
玉籙云仙人無妻玉女無夫雖受女形畢竟不產若  
有茲瑞誠曰可嘉何為史記無文周書不載求虛責

實信矯妄者之言乎禮云退官無位者左遷論語云  
左社者非禮也若以左勝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  
而還右轉耶國之詔書皆云如右竝順天之常也

外二異曰老君垂訓開不生不滅之長生釋迦設教  
示不滅不生之永滅內二喻曰李聃稟質有生有滅  
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釋迦垂象示滅生歸寂滅  
之滅乃耀金軀開士曰老子云有大患莫若有身使  
吾無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  
身欲求無惱未免頭白與世不殊若言長生何因早  
死

外三異曰老君應生出茲東夏釋迦降迹挺彼西戎  
內三喻曰重耳誕形居東周之苦縣能仁降迹出中  
夏之神州開士曰智度論云千千重數故曰三千二  
過復千故曰大千迦維羅衛居其中也婁炎經曰葱  
河以東名為震旦以日初出耀於東隅故得名也諸  
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邊邑邊邑若生地為之傾案  
法苑傳高僧傳永初記等云宋何承天與智嚴法師  
共爭邊中法師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  
晷無影漢國影臺至期立表猶餘陰在依算經天上  
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邊始定約事為論中天

竺國則地之中心方別巨海五萬餘里若准此土東約海濱便可震且本自居東迦維未肯爲西其理驗矣

外四異曰老君文王之日爲隆周之宗師釋迦莊王之時爲屬賓之教主內四喻曰伯陽職處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師牟尼位居太子身證特尊當昭王之盛年爲闍浮之教主開士曰前漢書云孔子爲上上流是聖老子爲中上流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二教論云柱史在朝本非諸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不見天子若爲周師史無明證不符正說其可得乎案史記王儉百家譜云李者高陽之後始祖咎繇爲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興起於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樹下生乃稱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蓋春秋之末六國時人也文王之世既無李姓何得有聃出爲周師年代參差無的依據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謚竝生殷末者蓋指道之僞文非國典所載

外五異曰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隱三顯五百餘年釋迦應生梵國之時一滅一生壽唯八十內五喻曰李氏三隱三顯既無的據可依假令五百許年猶懸

龜鶴之壽法王一滅一生示現微塵之容八十年間開誘恒沙之衆開士曰檢諸史正典無三隱三顯出沒之文唯臧兢諸操等考義例云爲孔說仁義禮樂之本爲一時赧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經一百七十篇爲二時至漢安帝時授張天師正一明威之教于時自稱周之柱史爲太上所遣爲三時也夫應形設教必藉有緣觀化度人皆資徒衆豈可五百年間全無弟子三出三隱不見門人稟學親承杳然河漢烏有之說委巷空傳在周劣駕小車鬢垂絲髮來漢即能簫鼓雲萃雨從于寶搜神未聞其說齊諧異記不載斯靈撫臆論心詭妄尤甚

外六異曰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訖乎孔丘之時釋迦下生肇於淨飯之家當我莊王之世內六喻曰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終景王壬午之年雖訖孔丘之時不出姬昌之世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是爲淨飯之胤本出莊王之前開士曰孔子至周見老聃而問禮焉史記具顯爲文王師則無典證出於周末其事可尋若在周初史文不載又檢周禮官儀文武成康之世並無柱史藏吏之名當是

正品闕條周末小吏耳

外七異曰老君初生周代晚適流沙不測所終莫知方所釋迦生於西國終彼提河弟子捷曾羣胡大叫內七喻曰老子生於賴鄉葬於槐里詳乎秦佚之弔責在遁天之形瞿曇出彼王宮隱茲鶴樹傳乎漢明之世秘在蘭臺之書開士曰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怪問非夫子之徒歟秦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爲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異曰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參漏日角月懸此中國聖人之相釋迦鼻如金鋌眼類井星精若青蓮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內八喻曰李老笑眉方口蓋是長者之徵蹈五把十未爲聖人之相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旣彰希有之徵萬字千幅之奇誠標聖人之相開士曰老子中胎等經云老聃黃色廣額長耳大目疎齒厚脣手把十字之文脚踏二五之畫止是人間之異相非聖者之奇姿也傳記並云

老子鼻隆薄頭尖口高齒疎眼眯耳耨髮蒼鬣色厚脣長耳其狀如此豈比佛耶如來身長丈六方正不傾圓光七尺照諸幽冥頂有肉髮其髮紺青耳覆垂埤目視開明師子頰車七合網盈口四十齒方白齊平舌能掩面蓮華葉形手內外握掌文皆成其語雷震八種音聲脣上萬字足輪千縈色融紫磨相好難名具三十二八十種禎放一光而地獄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寧備列衆經不煩委指

外九異曰老君設教敬讓威儀自依中夏釋迦制法恭肅儀容還遵外國內九喻曰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章佛爲聖主道與俗乖服貌威儀豈同凡制開士曰昔丹陽余玠撰明真論以駁道士出其僞妄詳彼論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許由皮冠並俗者之服耳褐身長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歲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帶言法陰陽兩判巾之兩角又法二儀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卽以夏之十月爲年至於分度盈縮曆運折除復焉得三百六十數耶考堯舜周孔不爲此服尋黃帝之遇皇人九真之靈又降帝嚳至夏禹開塗鍾二山之藏

窮此等服曾無據焉案周有赤雀之徵曰感丹書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儀即曰治頭本名鬼卒黃巾赤籙不効伯陽祝水行符親師張氏非道非俗祖習誰風

外十異曰老君之教以復孝慈為德本釋迦之法以捨親戚為行先內十喻曰老訓狂勃殺二親為行先釋教仁慈濟四生為德本開士曰汝化胡經言喜欲從聃聃曰若有至心隨我去者當斬汝父母妻子七人頭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斬父母七人將頭到聃前便成七猪頭夫順天地之道者行已不傷和氣者孝也丁蘭感通於朽木董永孝致於天女禽獸猶有母子而知親況聃喜行道於天下斬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豈謂慈乎

十喻篇下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腋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右從生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記云蘭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

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父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樅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耳從涓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符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微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爾道之劣一也右勝生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以欣滅者物之所以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景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右教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

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抑復明其淺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氤氳共和神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高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右立教有淺深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唯長善陽又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蕭殺二氣爲教則陰不及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右方位東西異○歲曰乾爲陽爲父位陰之鄉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均恒準所以天地士故以巳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舖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順乾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言逐陽盛優劣自見此之謂歟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離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在西未應卑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所以

子午以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方苟局判於所生所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以仁汎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前次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今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伸伏膺之禮何止控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牙齒之際高士傳曰常松子因謂齒剛而亡舌柔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也右德位有高卑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垂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德嚮之小匠疋我天王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右適化華夷異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衰出關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前次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



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紀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字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爾道之劣四也右化錄有

廣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

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

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滅不能再生既曰老子右稟生

今日在何郡縣乎八十何期危脆此壽天之異五也右壽異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年蓋太陽之數

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

珍怪太史公以為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

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

書近為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

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

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

子錫射子及邑先生等並是老身者止見碎書不出

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

士何時暫之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

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為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為詭說耳誠哉斯言可為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為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象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雲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道無大椿之久蟬蛻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右壽天有延促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陳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

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

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為言

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右從生前後異內喻曰釋

誕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

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

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駢地文仲逆祀孔子非

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點難磨駟不及

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歎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

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脩信相由茲起惑齡促

化廣慈氏以故發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

邈玄虛非丈尺所辨方劫遠而無窮豈如蛇穴求仙  
飜其天世覲纓得藥未且延齡蓋騰鷄共鷓翼偶高  
馳驚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右化迹  
有先後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  
世所以西沒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  
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  
林燒樞焚屍還同梵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

之異七也右遷神  
送寂異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  
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

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就槐里始終莫測何其瞽  
哉前折邪  
後歎正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

河慧日沈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儔聖眾之倫  
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  
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

之德美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亡返  
嶠山之冢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隴空樹皇覽云黃  
帝冢在嶠

山老子  
冢扶風爾道之劣七也右遷謝  
晦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或八彩雙瞳河目海  
口龍顏鶴步反宇奇毫至如卷髮綠睛夷人之本狀  
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足我聖人用為奇相若

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  
也右賢聖  
相好異內喻曰聖人相質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  
驅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

古周公反握猶驥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  
玉前釋疑  
後歎正夫法身等於如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  
平應物妙質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輝果脣花

目之麗卽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  
容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明薩  
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  
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  
百倍始就始如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  
復加百倍始成一如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百間白毫  
頂相復加百倍始成蓋髻功德無見仙人覩而自悲嗟衰  
葉之且暮梵志見而興感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

把十以標奇蒙俱斷楅以顯異曹植相論云孔子面  
如蒙俱周公形如斷也豈陽文與酸蔑比麗孟姬與龐廉競妍爾道之劣

八也右相好  
有少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

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箴曰道士元來本著儒  
始有橫帔二十四綰以應陰陽二釋訓袈裟左衽偏  
十四氣也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釋訓袈裟左衽偏

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祗支之服禿髮露頂狗  
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用茲形制足我

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右中表威儀異

內喻曰玉珮金貂莫

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

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

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翦髮文身仲尼稱太伯

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澄神隔

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像福田器

繩難量絲桐弗惑於耳朱紫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

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

污榮位不能動何必鶻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

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挈船待劍何其鄙夫

爾道之劣九也

右威儀有同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

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古無差所以治

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闡王殺

父翻說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

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右設規內逆順異

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譏於死婦

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歌笑垂中夏之容臨喪扣盆

非華俗之訓

原壤母死騎棺而歌孔子助祭弗譏子桑死子貢弔四子相視而笑莊子妻死而歌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

忠敬天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

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

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

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

卽道等含氣於已親

行並正之心等普親之意

且道尚清虛爾重

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遺親文史

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

之劣十也

右法門有漸類

九箴篇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中理歌者非尚於

清響貴資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

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

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

華之帝無善不預道邊鄙之君有緣普霑法座光

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

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

箴曰汝無見佛業有誦聖德何得怨

神唯頌求心責實事舛言乖詭妄皎然足稱虛僞凡

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內箴曰夫

淳曦麗天矇瞍莫鑒其色震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

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踞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舛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

反責孔子孔子懼遠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使野人乃遣馬圍者辨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

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為業廣塵勞將巨獄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

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三化始合於自然老云

地地法天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堅

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城

苦薩為伏藏古興已淳之末玄虛冲一之旨黃老盛

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

之階梯三畏五常為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

正辨之極談猶訪道於瘖聾塵方而莫窮遠邇問津

於免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

教所宜行也猶炎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

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

日月咎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情非爾所知其盲一也右周世無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鐘應葭來缺月暈虧未見虎嘯

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

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恪

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德胡之狀鎔金織素

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剗剗一拜一禮冀望感

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

豈胡人頂禮卽值如來漢國虔恭不違調御若化不

到此卽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

迷二也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句踐思賢

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剗剗以代親顏在資仁彩

壁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乎夢寐亦其

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輪

於鑄金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儀於銃釜或觀真避

坐寫貌迴軀德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王像人欲

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鑄

開高閣明且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神應不

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夕夢金人河浮

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谿感應傳云廬陵

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錄出相州昭潭並放光

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谿光映水之

長沙標聚日之姿盧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如于寶搜神隄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山浮輝滄瀆清臺之下觀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牙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模而不就其例甚眾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為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為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為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為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號也稟形大覺之境未聞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覺者聖人也言患在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

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而周之與老並見佛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孔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為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何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翦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壟四民懷於十善綱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旌羅漢之德正法念經四種人得樹輪委漢言家謂輪王羅漢時支如來也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鶡跂鳳遠接靈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欄樊之辯譏滄海之廣陬榆枋之智測崑閬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右建

造像塔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曇制

法必令衣同胡服卽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逆箕踞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禮無恭復形于國歲曰禮云于冠父親無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也無孝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可俟髡頭守真無勞毀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旣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萬質同歸緇衣爲衆彩壞色簡易遵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禮云執者祖也缺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藜藿長短聖右袂言便於執作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摧棄聲色遵梵行也剝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納安詳慎詞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淡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

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真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鑿履方屨闕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豈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道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儔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右威儀器服○正編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意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猶蝙蝠之出入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績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緝之婦是知持孟震錫糊口誰憑左袒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築溝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

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請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紬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歿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紉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為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墮負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藉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既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玉門也唯以禁秘為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溺孔也呼為師友父母鼻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有上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

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生梟獍之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洄之深求華璞者追監琰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倦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恪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福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紋控鶴弗目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獲蜃蛤之論曹植辨道論云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夫難入海化為蛤燕入海化為鰐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為魚鰐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家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寶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執也賤无道者以虛偽也蓋檢實則積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爾

盲四也 右集耕分闡

外論曰夫國以民為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嗣故得國家富彊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為奉法唯事

早逝號得涅槃既闕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禪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偽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葉欲爲無後也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惡趣滅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珍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惡善龍無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病競起人力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穀稔豐登人民安樂兵戎戩息疾疫不行猶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餼息燬績微而易顯且彊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髓愛精仙家之奧旨今反謂姪欲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老而毀其言毀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

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覺深於梟獍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也且運祚修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而齡長羸政刑淫而祚短陳思論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太道修政治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七聖三賢並行各盡其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大戎殺幽厲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暮誥在日非曰虛談豈無佛而祚延有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貽伊戚長足歎矣昏若夜遊爾盲五也右教爲治本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德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指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還使愚夫惑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槨曾無封樹之心廣曰觀夫上帝之世不行墳葬之禮始於聖周宣安之事故有膝臧棺槨瓦掩棺皆起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故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故人之所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聞曰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林唯壤言俯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能我狄屍靈翻盡雕莊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死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用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



六也內箴曰導啞聾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以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釋教其義存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主三千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宮人夜聞宮中有在者釋提恒因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天上造三千餘婆勞力也總羣生為已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倚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疑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乘法身而遐覽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卽世執寶牀而送終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牀一脚至敬表儀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

為逆旅死當以天地為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簦遠嶽披蘿緝蕙鳥曳熊經金竈窄成玉華難覲疑隨化骨空致斯談載蜺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肺喪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例心危於庶物邪網挂於羣生九族延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朽諒足寒心傲然不懼何愚之甚爾盲六也右忠孝無違外論曰夫華夷語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胡沒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之教胡法無以為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薩者漢言大善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為上士掩其鄙稱亦莫有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厭舊尚新流蕩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之賔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內箴曰夫名無得一物蓋謂實賔豈以順世假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苟家以首召質仲氏將山製名山

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總於耳荀德不逮老聃能  
 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釋迦之號義含多種逾能  
 貫於萬德不可以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  
 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又言道家舊  
 有正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偽竊此  
 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清通正實  
 翻邪真由反偽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  
 可謂真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大極章右帶昆吾鐵  
殺鬼又造赤口膠指日即停輝凝鬼千里血董仲造黃神越章  
章法亦殺人守雌美下非名爲上老云莫若守雌鉗  
目鉗楊墨之口猶春鳥轉啼或  
 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宇蟲闕解  
 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  
 益甚書云上聖達於鴻臚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  
 如來最尊然蛄螫通於含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  
 稱非爲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敦  
 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爲爾陳其指掌釋迦是佛顯  
 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  
 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識陽父陰母之謔黃書云  
門進玉柱陽思陰母曰如玉王陰思陽父手摩足號馬  
 屎爲靈薪呼口唾爲玉液呼叩齒爲天鼓咽唾爲醴

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  
王璞出上清經也靈鳳以容德希覩貶鼠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媿  
 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右三寶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梵則禿髮露頂處  
 漢則端委搢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  
 苟今去茲冠冕早服披緇棄我華風遠同梵俗則不  
 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爲設  
 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梵神非中華之大聖  
 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梵形剪髮便各事  
 佛則應梵習漢法著巾亦爲秦道是知露頂括髮鄉  
 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褻賤  
 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迷入也內箴曰夫至道應  
 連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  
 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梵服雖  
 復筌蹄異用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  
 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有致  
 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綿遠終使  
 鼠璞溢名劉子云周人謂玄化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文心云楚人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滄  
以山雞爲鳳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佉子之論衛世師主之經涅槃

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火仙外道名吉波頭末伽闍夜水仙外道名表叔羅

之道若提于斷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而毀神執

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為無報滯識將冥山等闇邪心

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論也其次鬼笑虛

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激雨噓風驚

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錄口誦靈飛之符蹈金

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

並皆邪網覆心倒鍼刺眼深持惑慳高築疑城各抱

一隅迷淪於三界爭守二見沈晦於九流識體輪迴

無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

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

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禪以翦梟獍重將而戮鯨鯢

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

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綠膺絳穎集須

彌而共色冲和子曰璇璣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

道其次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

以此為具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

法不復以此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

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學佛道佛道

瑩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

何勞動苦自名道士而實是學佛家僧法耶學又不

專蓋是圖龍畫虎之儔耳何不去鹿巾釋黃褐剃鬚

髮染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

則約數論而後通言採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

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

神之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

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為道士也其得意

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

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為業但逢眾僧莫

不禮拜巖穴之內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

夕懺悔恒讀佛經案琰璣抄文冲和所制以非當世

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朔耳

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

儀正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

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法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爾

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

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

不能悟其旨八也右異方同制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後文

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聖皆著典墳揖

讓千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  
言無矯無妄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竝曰桑門

浮圖經老子所作蓋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

也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

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除罪王久無太子其

漢哀帝時泰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

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年之後明帝方感西域

傳為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為浮圖變

身作佛方有佛典蓋謬因之極也但屬實老子在彼

化胡說浮圖經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為浮圖

方顯聖德何名誕哉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

作佛道家經誥其說甚多檢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

多豈可塞耳偷鈴指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識者

鹿為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

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斃自翦謝愆謝罪

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為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陀

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藉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

形貌示為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按曰

禁約妻房而為罪者玄都會聖仍為燕爾之坊至德

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親慕李

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取婦張陵張魯世世

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

呼丈夫為王柱姪欲猥濁出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

濁世可取所以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剝腹洗腸深

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  
不許人閒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教虛無  
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道無  
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  
道二堂陰陽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  
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  
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無勞充頂本遵

至訓詎假髻頭可謂身無愆疵而樂著粗械家無喪

禍而念居緣經昏顛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

法始來還令梵人立廟漢土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

依舊貫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

避役之流競為翦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內箴曰大

厦為聚材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

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

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

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訓尚無改

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

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

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期又先譏十異後讚一同首軸

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襲信有

斯諺夫真偽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私者存木而去

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偽沙門之勝宗其流久矣至

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云

僧會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為  
 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  
 雖儒俗之格言亦曇始延魏君之席魏崔浩云拓跋焘  
 佛法之漸訓也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杖錫法不  
 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如前所乃內於虎園虎閉眼伏  
 燾燾乃試置天師圖側虎鳴吼欲噬燾燾乃知佛化清  
 高黃老所不及道林登晉王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共  
 英始上席謝之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  
 大和上承以錦繡每上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  
 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捕勝殞躬崔浩  
 以邪誣喪體魏書云崔浩寇謙之勸拓跋燾滅正  
 教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姜  
 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偽殃身皆驗之於耳目非  
 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譴也如彼夫顏閔  
 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  
 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偽也且賢佞相濫佞  
 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地牀與蘆蕪類  
 質達方者辨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  
 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  
 明捕試邪見折鋒慧日疑輝法雲舒蔭美潘捨家入  
 道呂焦蕪偽從真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  
 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  
 非道非俗諺號門人善詛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

則解髮繫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  
 也若失符錄則倒銜手板迎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  
 自負盜秦章也則匍匐匍匐背負水漚出道土孫責  
 氏法義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謫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  
 鍾磬集眾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  
 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他勝範竊  
 我聖蹤耳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為  
 虛放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  
 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  
 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陰剖析  
 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  
 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  
 及故著歸心篇以誠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右老  
 身非

佛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毀之論閱開士  
 辯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與歎欲使邪正異轍真偽  
 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後進者永無疑焉通人  
 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天地歷三古  
 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神亦無大道之像案  
 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

積滯成地人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結形然後生也是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氣無別道神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牀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嶽圖云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嶽圖云都者觀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太玄之都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偽說無迹可觀習俗生常爲日已久衆邪競敘至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須詳悉今略出緣起隨而判之案周禮自堯已前未有郡縣舜巡五嶽始見州名尚書禹貢方陳州號春秋之時縣大郡小以郡屬縣漢高已來以縣屬郡典故所明九州禹跡百郡秦并是也縱有道在天上猶應觸事

無爲何因尸屬鄉居與凡不異既有州縣卽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鄉長里司誰子誰弟並是管學道士無識黃巾不悉古今未窺經史人間置立州縣亦言天上與世符同保僞爲真良可羞恥其根脉本末並如笑道論中委出也通人曰莊周云察其始而無生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恍惚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有形形變而有生人之生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成故曰有有無相生也萬物一也何謂一也天下一氣也推此而談無別有道高處大羅獨稱尊貴君子曰陽氣黃精經云流丹九轉結氣成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降精精化爲神精神凝結上於九天九天之氣下於丹田與神合凝驗於命門要須九過是爲九丹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不云別有道神能宰萬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精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者神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微者氣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知氣體眇莽所以迎之不見其首氣形清虛故云隨之不見其後此則敘道之本從氣而生所以上清經云吾生眇莽之中

其幽幽冥冥幽冥之中生乎空空同之內生於太元太元變化三氣明焉一氣青一氣白一氣黃故云一生二二生三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氣合而爲一是至人法體精是精靈神是變化氣是氣象如陸簡寂臧矜顧歡孟智周等老子義云合此三乘以成聖體又云自然爲通相之體三氣爲別相之體檢道所宗以氣爲本考三氣之內有色有心既爲色心所成未免生灰之患何得稱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氣爲體何以明之案養生服氣經云道者氣也保氣則得道得道則長存神者精也保精則神明神明則長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靈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灰矣故莊周云吹歛呼吸吐故納新彭祖修之以得壽考校此而言能養和氣以致長生謂得道也通人曰縱使有道不能自生從自然出道本自然則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卽是無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立不相違故稱法也自然無稱窮極之詞道是智慧靈和之號用智不及無智有形不及無形道是有義不及自然之無義也君子曰易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

造甲子容成次曆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故說卦云陽數九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二陽一則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二柔一則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義二仁一則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陰陽相包以成萬物不聞別有道神處太玄都坐高蓋天上羅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宮之上行神布氣造作萬物豈非惑亂陷墜人間耶校功則業殊比跡則事異沙門旌德而靡違道士言行而多過立不利之遐迹速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釋教歟豈以坳塘小水疋馮夷大波者哉非所類矣

音釋 廣第一三

燿音者也 詵音市 鈺音頂 睽郎代切 摘音角 駢音

切音者也 蘭姓也 渦音和 從七容 培音 樓音

樓音侯切 種音 僂音 儋音 廋音 馘音

馘音侯切 蟬音 阨音 訛音 說音 瞽音 矚音 銑音

賢音 睽音 阨音 訛音 說音 瞽音 矚音 銑音

銑音 睽音 阨音 訛音 說音 瞽音 矚音 銑音

木閨音 梟音 鏡音 泉音 跛音 跋音 枋音

名閨音 梟音 鏡音 泉音 跛音 跋音 枋音

輻音 猿音 獒音 聖音 窳音 安音 窳音 窳音

積音 積音 積音 積音 積音 積音 積音

蟪音 茀音 薰音 猶音 赭音 剗音 剗音

也音 屏音 月音 氏音 赭音 剗音 剗音

魚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也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也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也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也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也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也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也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 剗音